

17
支
326



容齋五筆

一
二

H. 1. 10
3408 1/2
7164

容齋五筆目錄

第一卷

十九則

望壽

嘉慶四真

天慶諸節

號州兩刺史
徐章二先生教人

張呂二公文論

郎官非時得對
雙生以前爲兄

風俗通功臣

俗語有出

唐宰相不歷守令

問故居
張釋之柳渾

陶潛去彭澤
古人字只一言

羌戎畏服老將

第二卷

十五則

嘉慶二公

二叔不咸
月非望而食

官階服章
慶善橋

西漢以來加官

唐曹因墓銘

李德裕論命今

諸公論唐肅宗

元微之詩

詳正學士則

第三卷

十五則

人生五計父祖諱

蕭穎士風節

江楓雨菊

相里造同

州縣名同

歐陽公勳封贈典

五方老人祝聖壽

第四卷

九則

呂望非熊文之失

唐史省文之失

漢武唐德宗

孫馬二公所言

諫繚綾戲龍羅

瀛莫間二禽

元正父子忠死

石尤風

開元宮嬪

先公詩詞

三公衙軍制

嘉祐四真

一字銅版印

業

作詩旨意
毛詩語助

平王之孫
東坡文章不可學
棘寺棘卿

韓文稱名
晉代遺文

漢武帝田蚡公孫弘

近世文物之殊

第五卷

十五則

庾公之斯壽
致仕官上壽

萬事不可過
桃花笑春風

嚴先生祠堂記
宗室覃恩免解

大言誤國
唐書載韓柳文

真靈社首鳳
貧富習常

左傳州郡
唐用宰相

史記淵妙處
魏巨賀蘭

玉津園喜晴詩

第六卷

十二則

策 鄱陽七談
卜筮不敬

李彥仙守陝

俗語放錢

玉堂殿閣
知人之難

第七卷 十四則

盛衰不可常

張蘊古大寶箴

叙西漢郊祀天地

書麴信陵事

琵琶行海棠詩

元白習制科

韓蘇杜公叙馬

經解之名
糖霜譜

姦雄疾勝已者

漢書多叙谷求

漢武帝喜殺人者
館職遷除

唐賦造語相似

國初文籍

騫騫二字義訓

貢禹朱暉晚達

東坡不隨人後

門生門下見門生

風災霜旱

第八卷 十二則

白齋

白蘇詩紀年歲

白公說俸祿

醉翁亭記酒經

禮部韻略非理

承習用經語誤

元白制科

天將富此翁

白居易出位

白公感石

唐臣乞贈祖

長慶表章

八種經典

第九卷

十二則

畏人索報書
擒鬼章祝文

委蛇字之變

一二三與壹貳叁同

何恙不已

兩漢用人元元字

韓公潮州表

端午貼子詞

不能忘情吟
歐公送慧勤詩

東不可名園

燕賞逢知己

第十卷

十二則

容齋五筆目錄 卷之三 目錄 三十一 一字銀版印

哀公問社
農父田翁詩

絕句詩不貫穿
衛宣公二子

謂端為匹
公穀解經書日

唐人草堂詩句
柳應辰押字

唐堯無後
丙午丁未

斯須之敬
祖宗命相

第六卷 十二 俱

容齋五筆目錄終

人對聖典
專引之韻
白公越可
白昌昌出
天洪富出

容齋五筆卷第一

十九則

大中祥符之世諛佞之臣造為
司命天尊下降及天書等事於是降聖
天慶天祺天貺諸節並興始時京師宮觀每
節齋醮七日旋減為三日一日後不復講百
官朝謁之禮亦罷今中都未嘗舉行亦無休
假獨外郡必詣天慶觀朝拜遂休務至有前
後各一日此為敬事司命過於
上帝矣其當寢明甚惜無人能建白者

唐韓休為虢州兩刺史

於東西京為近州乘

輿所至常稅廩芻休請均賦它郡中書令張

說曰免號而與它州此守臣為私惠耳休復

執論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

弊而不救豈為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

休請盧杞為虢州刺史奏言號有官豕三千

為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
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守虢而憂它州宰相
材也詔以豕賜貧民遂有意柄任矣俄召入
踰年拜相案兩人皆以虢州守臣言公家事
而休見疑於各相杞受知於猜主遇合有命
信哉

諺有狐假虎威之語稚子來叩其義因示以
戰國策新序所載戰國策云楚宣王問羣臣
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
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
子無敢食我矣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
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
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不敢不走乎虎以
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
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走地方五千里
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虎也
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新序並同而其後云故人臣而見畏者是見
君之威也君不用則威亡矣俗諺蓋本諸此

徐章二先生教人

徐仲車先生為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

諸君欲為君子而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

而不為猶之可也而勞己之力費己之財

何不可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患之如此而

為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為君子而

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

為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

其不善如此而不為小人者未之有也成都

冲退處士章警隱者其學長於易太元為范

子功解述大旨再復攤詞曰人之所好而不

足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強其

所不足而拂其所餘則太元之道幾矣此

子雲仁義之心予之於太元述斯而已或者

苦其思艱其言迂弱其所二先生之教人簡

義之大是惡足以語道哉二先生之教人簡

易明白學者或未知之故表出于此

張呂二公文論

張文潛誨人作文以理為主嘗著論云自六

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

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工世未嘗有是

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

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汨

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

之海其舒爲淪鼓爲濤波激之爲風颭怒

之爲雷霆蛟龍魚鼈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

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

而變生焉滿瀆東決而西竭下蒲而上虛日

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哇蛭之玩耳

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

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

言語句讀爲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

之陋也一時學者仰以爲至言予作史采其

語著於本傳中又呂南公云士必不得已於

言則文不可辯訟心未始不虛理未始不直然
如或屈者無助於辭而已矣觀書契以來特
立之士未有不善於文者士無志於立則已
必有志焉則文何可以卑淺而爲之故毅然
盡心思欲與古人並此南公與人書如此予
亦載之傳中

郎官非時得對

唐肅宗在靈武關東獻俘百將即死有歎者
司膳負外郎李勉過而問之曰被脅而官非
敢反勉入見帝曰寇亂之汗半天下其欲澡
心自歸無繇如盡殺之是驅以助賊也帝馳
騎金宥以一郎吏之微而非時得入對雖唐
制不可詳知想兵戈艱難時暫如是耳

王安石棄地

熙寧七年遼主洪基遣泛使蕭禧來言河東
地界未決八年再相文彥博富弼韓琦曾公
嶺爲界詔詢于故相文彥博富弼韓琦曾公

亮以可與及不可許之狀皆以爲不可王安
石當國言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於是詔不
論有無照驗擬撥與之往時界於黃嵬山麓
我反可以下瞰其應朔武三州既以嶺與之虜
遂求關南十縣東西失地七百里案慶曆中
增歲弊以塞其欲至於土地尺寸弗與熙寧
之兵力勝於曩時而用蕭禧堅坐都亭之故
輕弃疆場設險要害之處安石果於大言其
實無詞以卻之也孫權謂魯肅勸吾借劉玄
德地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關羽不足忌此
子敬內不能辦外爲大言耳安石之語亦然

雙生以前爲兄

續筆已書公羊傳注雙生子事茲讀西京雜
記得一說甚詳云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
爲兄弟或曰前生爲兄後生爲弟今雖俱日
亦宜以先生爲兄或曰居上者宜爲兄居下
者宜爲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爲弟光

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以卯日生器以上者
曰生良則以器為兄以良為弟若以在日者
為兄器亦當為弟矣許莊公一產二女曰妖
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曰妖
正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為長近代鄭昌時
文長倩並生二男滕公一生為二女李黎生一
男一女並以前生為長霍氏亦以前生為兄
焉此最可證

風俗通

應劭風俗通雖東漢末所作然所載亦難盡
信其叙希姓者曰合浦太守虎旗上郡太守
邸杜河內太守遇冲北平太守賤瓊東平太守
守到質沐寵北平太守卑躬鴈門太守宿詳
五原太守督瓊汝南太守謁渙九江太守荆
修東海太守鄱熙弘農太守移良南郡太守
為昆酒泉太守頻暢北海太守處興巴郡太守
守鹿旗涿郡太守作顯廬江太守貴遷交趾
太守賴先外黃令集一洛陽令諸於單父令

即賣烏傷令昔登山陽令職洪高唐今用蚪
此二十君子皆是郡守縣令惟移良之名曾
見於史恐未必然也

俗語有出也

今人意錢賭博皆以四數之謂之攤案廣韻
攤字下云攤捕四數也符簷行筮也采帛鋪

曰簷筮廣韻曰筮字下云符簷行筮也采帛鋪

謂剪截之餘曰斲子斲一權切注裁餘也挑

剔燈火之杖曰柶他念切注火杖也李濟翁

資暇集云意錢當曰攤鋪疾道之訛其音為

蒲此說不然昏主弃功臣

昏主弃功臣

燕昭王伐齊取其七十城所存者惟莒即墨

田單一旦悉復之使齊復為齊而襄王聽幸

臣九子之譖單幾不免秦符堅舉百萬之師

伐晉賴謝安却之而孝武帝聽王國寶之讒

安不能立於朝廷之上桓温伐慕容暉暉兵

屢挫議欲奔北慕容容垂一戰使燕復存乃用

慕容評之毀垂窳身符氏國隨以亡朱泚據
京都德宗播遷奉天李懷光繼叛李晟孤軍
堅壁竟平大難而德宗用張延賞之譖訖罷
其兵且百端疑忌至於鞅鞅以死自古昏主
不明輕弃功臣如此真可歎也

問故居

陶淵明問來使詩云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
目我屋南窻下今生幾叢菊薔薇葉已抽秋
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酒應熟諸集中
皆不載惟晁文元家本有之蓋天日疑非陶
居處然李太白云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
乃用此爾王摩詰詩云君自故鄉來應知故
鄉事來日綺牕前寒梅著花未杜公送韋郎
歸成都云為問南溪竹抽梢合過墻憶弟云
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王介甫云如許長
山來問松我東岡舉手指屋脊云今如許長
古今詩人懷想故居形之篇誄必以松竹梅
菊為比興諸此句皆是也至於杜公將別巫

峽贈南鄉兄灑西果園詩云苔竹素所好萍
逢無定居遠遊長兒子幾地別林廬雜藥紅
相對他時錦不如具舟將出峽巡圃念携鉏
每讀至此未嘗不為之悽然寄題草堂云尚
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甚長末為鄰
里憐又一篇云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
來忽三歲離立如人長尤可見一時之懷抱
也

唐楊綰崔祐甫杜黃裳李藩裴均皆稱英宰
然考其履歷皆未嘗為刺史縣令縮初補太
子正字擢右拾遺起居中書舍人禮吏部侍
郎國子祭酒太常卿拜相祐南初調壽安尉
歷藩府判官入為起居相中書舍人初調壽
初佐朔方府入為侍御史太子賓客太常卿
拜相藩佐東都徐州府入為秘書郎中常給
事中拜相戶部侍郎拜相五賢行業史策書之
書舍人戶部侍郎拜相五賢行業史策書之

已詳茲不復論然則後之用人必言踐揚中外諳熟民情始堪大用殆為隘矣

漢張釋之為廷尉文帝出行有人驚乘輿馬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罰金上怒釋之曰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顏師古謂言初執獲此人天子即令誅之其事即畢唐柳渾為相玉工為德宗作帶誤毀一鏤工私市它玉足之帝識不類怒其欺詔京兆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罪當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予謂張柳之法論可謂善矣然張云上使使誅之則已柳云陛下遽殺之則已無乃啓人主徑殺人之端乎斯一節未為至當也

人臣震主

人臣立社稷大功負海宇重望久在君側為所敬畏其究必至於招疑毀漢高祖有天下韓信之力為多終以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

威至於誅滅霍光擁昭立宣勢侔人主宣帝
謁見高廟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
在背其家既覆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
氏之禍萌於驂乘周亞夫平定七國景帝怒
其固爭栗太子由此疏之後目送其出曰此
鞅鞅非少主臣也訖以無罪殺之謝安却符
堅百萬之衆晉室復存以功名既盛險詖求進
之徒多毀短之孝武稍以疎忌又信會稽王
道子之姦扇至使避位出外終以至亡齊文
宣之篡魏皆高德政之力德政恒以精神凌逼人
帝不悅謂左右曰高德政恒以精神凌逼人
遂殺之并其妻子隋文帝將篡周欲引高穎
入府頰忻然曰願受驅馳縱公事不成亦不
辭滅族及帝受禪用為相二十年朝臣莫與
為比頰自以為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
意積為獨孤皇后漢王諒等所譖帝欲成其
罪既罷之後云自其解落暝然忘之如本
無高穎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迨于煬

帝竟以寃誅郭子儀再造王室以身爲天下
安危權任既重功各復大德宗即位自外召
還朝所領副元帥諸使悉罷之李晟以孤軍
復京城不見信於庸主使之晝夜泣目爲之
腫卒奪其兵百端疑忌幾於不免李德裕功
烈光明佐武宗中興威名獨重宣宗立奉冊
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
尉邪每顧我毛髮爲之森豎明日罷之終於
貶死海外若郭崇韜安重誨皆然也

唐揚綰爲相以進士不鄉舉但試辭賦浮文
非取士之實請置五經秀才科李栖筠賈至
以綰所言爲是然亦不聞施行也

陶潛去彭澤

晉書及南史陶潛傳皆云潛爲彭澤令素簡
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
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
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賦歸來以遂其

志案陶集載此辭自有序曰余家貧耕植不足
以自給彭澤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
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勵所
得飢凍雖切違已交病悵然慷慨深愧平生
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于
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在官八十餘日觀
其語意乃以妹喪而去不緣督郵所謂矯勵
違已之說疑心有所屬不欲盡言之耳詞中
正喜還家之樂略不及武昌自可見也

羌戎畏服老將

漢先零羌犯塞趙充國往擊之羌豪相數責
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
矣善爲兵今請欲壹闕而死可得邪充國時
年七十六訖平之唐代宗時回紇吐蕃合兵
入寇郭子儀單騎見回紇復與之和諸酋長
皆大喜曰曠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
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郭公
是時年七十乃知羌戎畏服老將如此班超

父在西域思歸故其言云蠻夷之俗畏壯侮
老蓋有爲而云

古人字只一言

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古之
人命字一而已矣初曰子巳而爲仲爲伯又
爲叔爲季其老而尊者爲甫蓋無以兩言相
連取義若屈原離騷經名余曰正則兮字余
曰靈均案史記原字平所謂靈均者釋平之
義以緣飾詞章耳下至西漢與周相接故一
切皆然除子房子卿子孟子政子孺子長子
雲子兄子真子公子陽子賓子幼之外若仲
孺仲卿仲子長卿少卿孺卿君卿客卿游卿
翁卿聖卿長君少君揮君游君次君顛君近
君曼君王孫翁孫次公少公孟公游公仲公
長公君公少叔翁叔長叔中叔子叔長倩曼
倩次倩釋季長孺仲孺幼孺少孺次孺翁孺
君孺長翁弱翁仲翁少翁君房君賓君倩君
教君蘭君長君仲君孟少季少子少路少游

雅賓雅圭雅游雅君巨先巨君長賓長房翁
 思翁子翁仲之類其義只從一訓極為雅馴
 至於婦人曰少夫君俠政君君力君弟君之
 阿君單書一字者若陳勝字涉項藉字羽彭
 越字仲張歐吳廣枚乘字叔楚元王交朱雲
 字游爰盎字絲張釋之字季鄭當時字莊劉
 德字路眭弘字孟迨東漢以下則不盡然

容齋五筆卷第一

終

如其言云蠻夷之俗異於

容齋五筆卷第二十五則

二叔不咸

左氏傳載富辰之言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

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士大夫多以二叔

為管蔡案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

叔于商囚蔡叔降霍叔為庶人蓋三叔也杜

預注以為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

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是以方叙說管蔡邨

霍十六國其義昭然所言親戚者指兄弟耳

官階服章

唐憲宗時因數赦官多汎階又帝親郊陪祠

者授三品五品不計考使府軍吏以軍功借

賜朱紫率十八近臣謝郎官出使多所賜與

每朝會朱紫滿庭而少衣綠者品服太濫人

不以為貴帝亦惡之詔太子少師鄭餘慶條

奏懲革淳熙十六年紹熙五年連有覃霈轉

官賜服者衆紹熙元年予自當塗徙會稽過

視聽錄

一字銅版印

闕遇起居舍人莫仲謙於漏舍仲謙云比赴
景靈行香見朝士百數無一綠袍者又朝議
中奉皆直轉行故五品官不勝計頗類元和
也

曆家論日月非望而食初以來始定日食不
在朔則在晦否則二日然甚少月食則有十
四十五十六之差蓋置望參錯也天體有二
交道曰交初曰交中交初者星家以為羅睺
交中者計都也隱暗不可見於是為入交法
以求之然不遇能求朔望耳若餘日入交則
書所不載由漢及唐二十八家暨
本朝十一曆皆然姑以慶元丁巳歲五次月
食考之二月望為入交中七月為交初唯十
月二十日二刻復明日連兩夜乃以二更盡月
食之既纔兩刻復明日連兩夜乃以二更盡月
案此三食皆是在翼二度次夜月在張十七度計
度而計都在翼二度次夜月在張十七度計

都未動相距才四度耳十一月二十八夜月在
星五度計都在張十九度相距二十度十二
月十七夜五更月在星二度入交陽末卯初
四刻交甚食六分半八刻退交十八夜四更
月在張六度入交中陰初至寅四刻交甚食
九分卯五刻退交其驗如此予竊又有疑焉
太陰一月一周天必兩值交道今年遂至八
食一一如星官曆翁之說仍不拘月望則玉
川子之詩不勝作矣當更求其旨趣云頃見
太史局官劉孝榮言月本無光受日爲明望
夜正與日對故一輪光滿或月行有遲疾先
後日光所不照處則爲食朔旦之日日月同
宮如月在日上掩太陽而過則日光爲所遮
故爲日食非此二日則無薄食之理其說亦
通

慶善橋

饒州學非范文正公所建予既書之矣城內
慶善橋之說亦然比因郡人修橋拆去舊石

見其上鑄云康定庚辰案范公以景祐乙亥
為待制丙子知開封府黜知饒州後徙潤越
至庚辰歲乃復職帥長安既去此又矣

西漢以來加官

漢書百官表云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
侍皆加官所加或將軍列侯卿大夫將都尉
給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其侍
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事諸吏得
舉法散騎並乘輿車案漢世除授此等稱謂
殆若今之兼職者不甚為顯秩然魏相以御
史大夫而給事中它如劉向以宗正散騎給
事中蘇武以右曹典屬國楊雄為諸吏光祿
大夫是也至於金日磾以降虜為侍中其子
賞建諸孫常敬岑明涉湯融欽皆為左曹諸
吏侍中故班史贊之云七世內侍何其盛也
蓋如今時閣門宣贊祗候之類但漢家多用
士人武帝所任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東方
朔諸人皆天下選此其所以為人貴重東漢

大略亦然晉宋以來又有給事黃門侍郎散
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散騎侍郎等皆爲兼
官但視本秩之高下而已復以將軍爲寵齊
高帝以太子詹事何戢領選以戢資重欲加
常侍諸淵曰臣與王儉旣已左珥若復加戢
則入座遂有三貂若帖以驍將軍唐有檢校官文
以爲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亦有檢校官文
武散階憲銜乃此制也

國朝自創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職名尤爲
真宗始創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職名尤爲
仕宦所慕今自觀文殿大學士至直祕閣幾
四十種不刊之典明白易曉非若前代之冗
泛云

呂望非熊

自李翰蒙求有呂望非熊之句後來據以爲
用然以史策考之六韜第一篇文韜曰文王
將田使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
非麗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文王曰

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為禹占得
阜陶比史記云呂尚窮困年老以魚釣于西
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鸞非虎
非羆所獲霸王之輔後漢崔駰達旨云漁父
見兆於元龜注文乃引史記非龍非鸞非虎
非羆為證今之史記蓋不然也非熊出處惟
此而已

唐曹因墓銘

慶元三年信州上饒尉陳莊發土得唐碑乃
婦人為夫所作其文云君姓曹名因字鄙夫
世為鄱陽人祖父皆仕於唐高祖之朝惟公
三舉不第居鄉以禮義自守及卒於長安之
道朝廷公卿鄉鄰耆舊無不養其親室有遺
然謂其母曰家有南畝足以養其親室有遺
文足以訓其子肖形天地間範圍陰陽內死
生聚散特世態耳何憂喜之有哉予姓周氏
公之妻室也天歸公八載恩義有奪故贈之銘
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達此理哀復何言

子案唐世上饒本隸饒州其後分爲信故曹
君爲鄱陽人婦人能文達理如此惜其不傳
故書之以禪圖志之缺

唐史省文之失

宗茲外劍類爲天

揚虞卿兄弟估李宗閔勢爲人所奔向當時
爲之語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尚可三
揚殺我而新唐書減去先字李德裕賜河北
三鎮詔曰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新
書減去欲字遂使兩者意義爲不鏗鏘激越
此務省文之失也

李德裕論命令

韋弘質建言宰相

李德裕相武宗言從計行韋弘質建言宰相
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管仲明於治國其
語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君尊君尊國
安治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
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
者無赦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
下繫於人也大和後風俗寢敝令出於上非

之在下此做不止無以治國臣謂制置職業
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弘質賤臣豈得以
非所宜言妄觸天聽是輕宰相也德裕大意
欲朝廷尊臣下肅而政出宰相故感憤切言
之予謂德裕當國它相取充位而已若如所
言則一命一令之出臣下皆不得有言諫官
御史給事舍人之職廢矣弘質位給事中亦
非賤臣宜其一朝去位遂罷抵巇皆自取之
也

漢武唐德宗

漢張湯事武帝舞文巧詆以輔法所治夷滅
者多旋以罪受誅上惜湯稍進其子安世擢
爲尚書令安世宿衛忠正肅敬不怠勤勞國
家卒爲重臣其可大用不疑而武帝之意乃
以父湯故爾唐盧杞相德宗姦邪險賊爲天
下禍以公議不容譴逐致死帝念之不忘擢
叙其子元輔至兵部侍郎元輔端靜介正能
紹其祖弈之忠規陟之臺省要官宜也而德

宗之意乃以父祀故爾且武帝之世羣臣不幸而誅者如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諸人及其終名臣如汲黯鄭莊董仲舒卜式未嘗恤其孤德宗輔相之賢如崔祐甫李泌陸贄皆歎身沒則已而獨於湯祀二人卷卷如此是可

諸公論唐肅宗

唐肅宗於干戈之際奪父位而代之然尚有可諉者曰欲收復兩京非居尊位不足以制命諸將耳至於上皇還居興慶惡其與外人交通劫徙之西內不復定省竟以怏怏而終其不孝之惡上通於天是時元次山作中興頌所書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直指其事殆與洪範云武王勝殷殺受之辭同其詞曰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既言重歡則知其不歡多矣杜子美杜鵑詩我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傷之至矣顏魯公請立放生池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

孫馬兩公所言

不改家人之禮東坡以為彼知肅宗有愧於
是也黃魯直題磨崖碑尤為深切撫軍監國
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為事有至難天幸爾
上皇局脊還京師南內淒涼幾苟活高將軍
去事尤危臣結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
詩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琚詞所以
揭表肅宗之罪極矣

孫馬兩公所言

盧照鄰有疾問孫思邈曰高醫愈疾奈何答
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為雨怒為風
凝為雪霜張為虹蜺天常數也人之四支五
藏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為榮衛章為氣色
發為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
人所同也失則炁生熱否生寒結為癰贅陷
為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焦槁發乎面動乎形
天地亦然五緯縮羸李慧飛流其危診也寒
暑不時其炁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癰疽奔風
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其喘乏川瀆竭涸

其焦槁高醫導以藥石救以砭劑聖人和以
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
之災睿宗召司馬子微問其術對曰爲道日
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夫心目所知見每
損之尚不能已况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
治身則爾治國若何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
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
孫公司馬所言皆至道妙理之所寓治心養
性宜無出此者矣

元微之詩

唐書藝文志元稹長慶集一百卷小集十卷
而傳於今者惟閩蜀刻本爲六十卷三館所
藏獨有小集文惠公鎮越以其舊治而文集
蓋缺乃求而刻之外春游一篇云酒戶年年
減山行漸漸難欲終心懶慢轉恐興闌散鏡
水波猶冷稽峯雪尚殘不能辜物色乍可怯
春寒遠目傷千里新年思萬端無人知此意
閑凭小欄干白樂天書之題云元相公春游

錢思公藏其真跡穆父守越時摹刻于蓬萊閣下今不復存集中逸此詩文惠為列之於集外李端民平叔嘗和其韻寄公云東閣經年別窮愁客路難望塵驚岳峙懷舊各雲散茵醉思逾厚檣歌興未殘馮唐差已老范叔敢言寒玉燭調魁柄陽春在筆端應憐掃門役白首滯江干樂天所書予少時得其石刻後亦失之

諫緯綾戲龍羅

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穆宗詔索盤條緯綾千匹德裕奏言立鵝天馬盤條掬豹文彩怪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千匹臣所未諭優詔為停崇寧間中使持御札至成都令轉運司織戲龍羅二千繡旗五百副使何常奏旗者軍國之用敢不奉詔戲龍羅唯供御服日衣一匹歲不過三百有奇今乃數倍無益也詔獎其言為減四之三以二事觀之人臣進言於君切而不訐蓋無

有不聽者何常所論甚與德裕相類云

詳正學士

唐太宗時命祕書監魏證寫四部羣書將藏
內府置讎正二十員後又詔虞世南顏師古
踵領之功不就顯慶中罷讎正官使散官隨
番刊正後詔東臺侍郎趙仁本等充使檢校
置詳正學士以代散官此名甚雅不知何時
罷去然祕省自有校書郎正字使正名責實
足矣紹興中以貴臣提舉祕書省而置編定
書籍官二員亦其類也

容齋五筆卷第二 終

容齋五筆卷第三 十五則

人生五計

朱新仲舍人常云人生天地間壽夭不齊姑
以七十為率十歲為童兒父母膝下視寒暖
燥濕之節調乳哺衣食之宜以須成立其名
曰生計二十為丈夫骨強志健問津名利之
場秣馬厲兵以取我勝如驥子伏櫪意在千
里其各曰身計三十至四十日日夜注思擇利
而位欲高財欲厚門欲大子息欲盛其名
曰家計五十之年心急力疲俯仰世間智術
用盡西山之曰漸逼過隙之駒不留當隨緣
任運息念休心善刀而藏如蠶作繭其名曰
老計六十以往甲子一周夕陽銜山倏尔就
木內觀一心要使絲毫無慊其名曰死計未
公每以語人以身計則喜以家計則大喜以
老計則不荅以死計則大笑且曰子之計拙
也朱既不勝笑者之衆則亦自疑其計之拙

曰豈皆惡老而諱死邪因爲南華長老作大
死庵記遂識其語予之年齡踰七望八當以
書諸紳云

瀛莫間二禽

瀛莫二州之境塘樂之上有禽二種其一類
鵠色正蒼而喙長凝立水際不動魚過其下
則取之終曰無魚亦不易地名曰信天緣其
一類驚奔走水上不閒腐草泥沙啜啜然必
盡索乃已無一息少休名曰漫畫信天緣若
無能者乃與漫畫均度一日無飢色而反加
壯大二禽皆稟性所賦其不同如此

國朝士大夫除官避父祖名諱蓋有不同不
諱嫌名二各不偏諱在禮固然亦有出於一
時恩旨免避或旋爲改更者建隆創業之初
侍衛帥慕容彦釗樞密使吳廷祚皆拜使相
而彦釗父名章廷祚父名璋制麻中爲改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同二品紹興中沈守約

湯進之二丞相父皆名舉於是改提舉書局
爲提領自餘未有不避者呂希純除著作郎
以父名公著而辭然富韓公之父單名言而
公以右正言知制誥韓保樞之子忠憲公億
孫絳纘皆歷位樞密未嘗避豈別有說乎

元正父子忠死

唐安祿山表權臯入幕府臯度祿山且叛以
其猜虐不可諫欲行慮禍及親因獻俘京師
在道詐死既含歛而逸去臯母謂實死慟哭
感行路故祿山不之虞歸其母臯潛奉侍晝
夜南奔旣渡江而祿山反天下聞其名爭取
以爲屬魏濟居青巖山諸府五辟詔十至堅
卧不起安祿山入朝求濟於玄宗授范陽掌
書記濟不得已而起察祿山有反謀不可諫
因謁歸陽歐血不支昇歸舊廬祿山反使封
刀召之曰即不起斷其首濟引頸待之使以
實病告慶緒復使輿至東都會廣平王平
東都詣軍門上謁肅宗使汙賊官羅拜以媿

其心唐書列二人於卓行傳褒之至矣有元
正者在河南幕府史思明陷河洛輦父匿山
中賊以名召之正度事急謂弟曰賊祿不可
養親彼利吾名難免矣然不汙身而死吾猶
生也賊既得誘以高位瞋目固拒兄弟皆遇
害父聞仰藥死事平詔錄伏節十一姓而正
為冠臯濟之終與正皆贈祕書少監予謂臯
濟得生而正一門皆并命故當時以為伏節
之冠而唐史不列之忠義卓行中但附見於
其祖萬頃文藝之末資治通鑑亦不載其事
使正之名寂寥不章顯為可恨也白樂天作
張誠碑云以左武衛參軍分司東都屬安祿
山陷覆洛京以偽職淫刑脅劫士庶公與同
官盧巽潛遁于陸渾山食木實飲泉水者二
年訖不為逆命所汙肅宗詔河南搜訪不仕
賊庭隱藏山谷者得六人以應詔公與巽在
焉繇是名節聞于朝優詔褒美特授密縣主
簿

蕭穎士風節

蕭穎士爲唐各人後之學者但稱其才華而已至以笞楚童奴爲之過予反復考之蓋有風節識量之士也爲集賢校理宰相李林甫欲見之穎士不詣林甫怒其不下已後召詣史館又不屈愈見疾至免官更調河南參軍安祿山寵恣穎士陰語柳并曰胡人負寵而驕亂不乂矣東京其先陷乎即託疾去祿山反往見河南採訪使郭納言禦守計納不用歎曰肉食者以見戲禦劇賊難矣哉聞封常清陳兵東京往觀之不宿而還身走山南節度使源洧欲退保江陵穎士說曰襄陽乃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則大事去矣公何遽輕土陵宋王璘召之不見劉展反圍雍丘副大使李承式遣兵往救大宴賓客陳女樂穎士曰天子暴露豈臣下盡歡時邪夫投兵不測乃使觀聽華麗誰致其死哉弗納穎士之言論

操持如此今所稱之者淺矣李太白天下士
也特以墮永王亂中爲終身累穎士永王召
而不見則過之焉

石尤風

石尤風不知其義意其爲打頭逆風也唐人
詩好用之陳子昂入峽苦風云故鄉今日友
歡會坐應同寧知巴峽路辛苦石尤風戴叔
倫送裴明州云瀟水連湘水千波萬浪中知
君未得去慙愧石尤風司空文明留盧秦卿
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
及石尤風計南朝篇詠必多用之未暇憶也
作詩要有來處則爲淵源宗派然字字執泥
又爲拘澁予於此學無自得之見少年時尤
失之瑣琢記一聯初云雨深深荒病菊江冷落
愁楓後以其太險改爲雨深人病菊江冷落
愁楓比前句微有蘊藉蓋取崔信明楓落吳
江冷杜老雨荒深院菊南菊再逢人卧病嚴

武江頭赤葉楓愁容合而用之乃如補衲衣裳殊爲可笑聊書之以示兒輩云

開元宮嬪

自漢以來帝王妃妾之多唯漢靈帝吳歸命侯晉武帝宋蒼梧王齊東昏陳後主晉武至於萬人唐世明皇爲盛白樂天長恨歌云後宮佳麗三千人杜子美劍器行云先帝侍女八千人蓋言其多也新唐史所叙謂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喜其甚矣隋大業離宮徧天下所在皆置宮女故裴寂爲晉陽宮蓋以私侍高祖及高祖義師經過處悉罷之其多可想

相里造

唐內侍監魚朝恩怙貴誕肆凡詔會羣臣計事折愧坐人出其上雖宰相元載辯彊亦拱默唯禮部郎中相里告殿中侍御史李衍酬詰往返未始降屈朝恩不懌黜衍以動造又謀將易執政以震朝廷乃會百官都堂且言

今水旱不時屯軍饋運困竭天子卧不安席
宰相何以輔之不退避賢路尚何須乎宰相
俛首坐皆失色造徒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
五穀踊貴皆軍容事宰相何與哉且軍拏不
散故天降之沴今京師無事六軍可相維鎮
又屯十萬饋糧所以不足百司無稍食軍容
爲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朝恩拂衣
去曰南衙朋黨且害我此段載於唐史宦者
傳中不能記相里造之本末予謂造當閣侍
威權震主殺在手之時以區區一郎吏而
抗身與爲敵後來各人議論及叙列忠言鯁
詞未見有稱述之者通鑑亦不書聊紀於此
以章潛德先公詩詞

先忠宣公好讀書北因松漠十五年南謫嶺
表九年重之以風淫末疾而繙閱書策早暮
不置尤熟於杜詩初歸國到闕命作謝賜物
一劄子竄定兩句云已爲死別偶遂生還謂

曰此雖不必泥出處然有所本更佳東坡海
外表云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爲死別杜老羌
村詩云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正用其語
在鄉邦日招兩使者會集出所將
宣和殿書畫舊物示之提刑洪慶善作詩曰
願公十襲勿浪出六丁取將飛辟歷辟歷二
字如古文不從雨公和之曰萬里懷歸爲公
出往事宣和空歷歷請其意曰亦出杜詩歷
歷開元事分明在日前也詔興丁巳所始
歌江梅引詞不知爲誰人所作已未庚申年
北庭亦傳之至于壬戌公在燕赴張揔侍御
家宴侍妾歌之感其念此情家萬里之句愴
然曰此詞始爲我作既歸不寐遂用韻賦四
闋時在囚拘中無書可檢但有初學記韓杜
蘇白樂天集所引用句語一有來處北方
不識梅花土人罕有知梅事者故皆注所出
其一憶江梅云天涯除館憶江梅幾枝開使
南來還帶餘杭春信到燕臺淮擬寒英聊慰

遠隔山水應銷落赴想誰空恁遐想笑摘
斷回腸思故里漫彈綠綺引三弄不覺魂飛
更聽胡笳哀怨淚沾衣亂插繁華須異日待
孤諷怕東風一夜吹元注引杜公忽憶兩京
梅發時胡笳在樓上哀怨不堪聽安得健步
移遠梅亂插繁華向晴漢樂天憶杭州梅花
三年閑悶在餘杭曾爲梅花醉幾場車駕時
在臨安柳子厚欲爲萬里贈杳杳山水隔寒
英坐銷落何用慰遠客江摠桃李佳人欲相
照摘藥牽花來並笑高適遙憐故人思故鄉
梅花滿枝空斷腸盧仝含愁更奏綠綺琴相
思一夜梅花發劉方平晚歲芳梅樹繁花四
面同東風吹漸落一夜幾枝空東坡忽見早
梅花不飲但孤諷一夜東風吹石裂半隨飛
雪度關山其二訪寒梅云春還消息訪寒梅
賞初開夢吟來映雪銜霜清絕繞風臺可怕
長洲桃李妬度香遠驚愁眼欲媚誰曾動詩
興笑冷藥効少陵慙下里萬株連綺歎金谷

人墜鶯飛引頰羅浮翠羽幻青衣月下花神
言極麗且同醉休先愁玉笛吹注引李太白
聞道春還未相識走傍寒梅訪消息綠珠樓
下梅花滿今日曾無一枝在江揔金谷萬株
連綺薨梅花隱處藏嬌鶯何遜銜霜當路發
映雪擬寒開枝橫却月觀花繞凌風臺杜公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楊州未將梅
藥驚愁眼要取楸花媚遠天巡簷索共梅花
笑冷蕊踈枝半不禁樂天賞自初開直至落
莫怕長洲桃李妬明年好爲使君開王昌齡
夢中作梅花詩梁簡文賦香隨風而遠度及
趙師雄羅浮見美人梅下有翠羽啾嘈
相顧詩云學粧欲待問花神崔檜初開已入
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其三憐落梅云重
閨佳麗最憐梅隔春開學粧來爭粉翻光何
遽落梳臺笑坐雕鞍歌古曲催玉柱金卮蒲
勸阿誰貪爲結子藏暗藥斂娥眉隔千里舊
時羅綺已零散沈謝雙飛不見嬌姿真悔著

蘇東坡詩集卷之五 一字錦版印

單衣若作和羹休訝晚墮煙雨任春風片片

吹注引梁簡文賦重圍佳麗貌婉心媚憐早

花之驚節訝春光之遣寒顧影丹墀弄此嬌

姿洞開春牖四卷羅帷春風吹梅畏落盡賤

妾為比斂娥眉又爭樓上之落粉奪機中之

織素梁王詩翻光同雪舞鮑泉縈牕落梳臺

江摠蒲酌金危催玉柱落梅樹下宜歌舞太

白千金駿馬邀少妾笑坐雕鞍歌落梅古曲

有落梅花又片片吹落春風香謝莊賦隔千

里今共明月片庾信早知覓不見真悔著衣單

東坡抱叢暗藥初含子玉妃謫墮煙雨村王

建自是桃花貪結子第四篇失其橐每首有

一笑字北人謂之四笑江梅引爭傳寫焉

晉宋以來置立州郡惟以多為貴先是中原
陷胡羯本土遺民或僑寓南方故即其所聚
為立郡而方伯所治之州亦仍舊名如南徐
南兖南豫南雍州南蘭陵南東海南琅邪南

東莞南魯郡其類不一魏周在北亦如此隋唐不復然

國朝之制州名或同則增一字以別之若河北有雄州恩州故廣東者增南字蜀有劍州故福建者亦增南字以至西和西安州亦然其聲音頗同患於舛誤則俗間稱呼自如上與青類稱爲北清郢州與穎類稱爲西郢清州今河南靜江府鞏州皆有永安縣饒平衡州皆有安仁縣蔡英之真陽廬汝之梁光台之仙居臨安建昌之新城越筠之新昌婺蜀之末康處吉之龍泉嚴池之建德渭秀之華亭信吉之末豐郴興國之永興衢嘉之龍游施臨江之清江洪萬之武寧福循之長樂郴連之桂陽福桂之末福是也

乾道四年正月

三衙軍制

爲中書舍人因入對論三衙

軍制名稱不正以職之大者凡八等除都指
祖宗之制論之軍職之殿前副都指揮使馬軍
副都指揮使步軍副都指揮使曰殿前都虞
候馬軍都虞候步軍都虞候曰捧日殿前都虞
廂都指揮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秩秩有四
序若登梯然不可一級輒廢一或有闕即以
功次遞遷降此而下則分營分廂各置都副
指揮使如捧日左廂第一軍天武右廂第二
軍之類邊境有事命將討捕則旋立總管鈐
轄都監之名使各將其部以出事已則復
初累聖相承皆用此術以制軍詰禁自
南渡以後觸事草創於是三帥之資淺者始
有主管其司公事之稱而都虞候以下不復
設置乃以宿衛虎士而與在外諸軍同其名
以統制統領為之長又使遙帶外路總管鈐
轄考之舊制則非法稽之事體則非是以陞

下聖明能知人善任使所謂爪牙之士豈無
十數人以待用者若法
祖宗之制正三衙之名改諸軍爲諸廂改統
制以下爲都虞候指揮使使宿衛之職預有
差等士卒之心明有所係異時拜將必無一
軍皆驚之舉於以銷壓未萌循各責實則環
衛將軍雖不置可也乞下樞密院討論故實
圖議其當恐或可以少贊布昭聖武之意讀

劄子畢

孝宗甚喜即批付樞密院是時知院虞允文
使四川同知劉琪不樂曰舍人要如何行對
之以但隨所見敷陳若施行與否自係廟堂
處分竟寢不行後閱華陽集王珪撰高瓊神
道碑云王爲殿前都指揮使管軍負闕兼領
二司王乃言曰臣老矣如有負薪之憂誰爲
可任者先朝自殿前而下各置副都指揮使
及都虞候常有十人職近事親易以第進又
使士卒預識其威名緩急臨戎上下得以附

習此軍制之大要也有旨從之據瓊所言如此正合前說

歐陽公勲封贈典
吉州新刊歐陽公文集於年譜下盡載官爵
制詞無一遺落考之今制多有不合雖非事
之所以損益謾書於策且記典章隨時之異
云公自太子中允初加勲便得騎都尉越過
驍武飛雲四級自龍圖閣直學士初封爵便
得信都縣子越過男一等翰林學士及罷政而
得五五百戶初加實封便得二百戶及罷政而
觀文學士遇郊而加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
戶薨之後以子登朝遇大禮自太子太師合
贈司空而躡贈太尉蓋超空徒保傅四官再
贈即為太師仍封國公今殊不然除勲官既
罷外侍從初封亦從縣男為始每加不遇三
百戶初得實封財百戶執政去位但與侍從
同均為虛邑三百而已身後加贈只單轉一
官兩子升朝乃進二官雖三四人亦不增未

有官師直贈大尉者又公任知制誥知潁州
轉官而與直龍圖閣知亳州王洙同詞唐
書成進秩五人同制公與宋景文公范文忠
公王忠簡公皆帶從官職而宋次道乃集賢
校理耳

嘉祐四真

嘉祐中富韓公爲宰相歐陽公在翰林包孝
肅公爲御史中丞胡翼之侍講在太學皆極
天下之望一時士大夫相語曰富公眞宰相
歐陽永叔眞翰林學士包老眞中丞胡公眞
先生遂有四真之目歐陽公之子發棐等叙
公事迹載此語可謂公言

五方老人祝聖壽

聖節所用祝頌樂語外方州縣各當筵致語
一篇又有王母隊者若教坊唯祝聖而已歐
陽公集乃載五方老人祝壽文五首其東方
曰但其太山老叟東海眞仙溜穿石而曾究
始終松避雨而備知歲月義氏定三百六日

嘗守寅賓之宮夷吾紀七十二君盡觀登封
之事遇安期而遺棗笑方朔之偷挑風入律
而來自巖前斗指春而光臨洞口昔漢武帝
嘗懷三島之勝遊有羨門生欲謁巨公於昭
代今則紫庭降聖華渚開祥遠離朝日之方
來展望雲之懇千八百國咸歸至治之風億
萬斯年共禱無疆之壽其頌只四句西中南
北方皆然集中不云何處所作今無復用之

嘉慶中富韓公為宰時烟對公去韓林何等

嘉慶四真

齊魯耳

公王步簡公習帶封官繼而宋大並氏兼買
書力重封正人同師公與宋景文公發文忠

容齋五筆卷第三

終

又公王步簡公習帶封官繼而宋大並氏兼買
書力重封正人同師公與宋景文公發文忠

容齋五筆卷第四 九則

詩三百篇

作詩旨意

者至多如叙宗姻之

貴者若平王之孫齊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

姨譚公維私夸眼飾之盛者若副笄六珈如

山如河王之真也象之

也贊容色之美者

若唐棣之華如桃李鬢髮如雲手如柔荑

膚如凝脂頰如蝤蛸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

笑倩兮美目盼兮顏如舜華洵美且都語嫁

聘之侈者若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

善矣魏晉六朝流連光景不可勝述唐人播

之歌詩固亦極摯若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

細膩骨肉勻綉羅衣裳照暮春感金孔雀銀

麒麟翠微甸葉重鬢昏珠壓腰袂穩稱身深

宮高樓入紫清金作蛟龍盤繡楹佳人當窻

弄白日絃將手語彈鳴箏回眸一笑百媚生
六宮粉黛無顏色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
愛在一身金屋粧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
春樓上樓前盡珠翠眩轉熒煌照天地此皆
李杜元白之麗句也予獨愛朱慶餘閨意一
絕句上張籍水部者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
曉堂前拜舅姑粧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
入時無細味此章元不談量女之容貌而其
華豔韶好體態溫柔風流醞藉非第一人不
足當也歐陽公所謂壯難寫之景如在目前
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工斯之謂也
慶餘名可父以字行登寶曆進士第而官不
達著錄於藝文志者只一卷予家有之他不
逮此張籍酬其篇云越女新粧出鏡心自知
明艷更沉吟齊紈未是人間貴一曲菱歌直
萬金其愛之重之可見矣然比之慶餘殊爲
不及

平王之孫

周南召南之詩合爲二十有五篇自漢以來
爲之說者必系之文武成康故不無抵牾如
何彼穠矣乃美王姬之詩其辭有平王之孫
齊侯之子兩句翻覆再言之毛公箋云武王
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鄭氏不立說考其意
蓋以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若
所謂武王載旆成王之孚成王不敢康非指
武與成者然證諸春秋經魯莊公元年當周
莊王之四年齊襄公之五年書曰單伯送王
姬繼之以築王姬之館于外又繼之以王姬
歸于齊杜預注云王將嫁女于齊命魯爲主
莊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
於廟故築舍於外末書歸于齊者終此一事
也十一年又書王姬歸于齊傳言齊侯來逆
共姬乃威公也莊王爲平王之孫則所嫁王
姬當是姊妹齊侯之子即襄公威公也二者
必居一于此矣明白如是而以爲武王女文
王孫於義何取

毛詩語助

毛詩所用語助之字以爲句絕者若之乎焉也者云矣爾今哉至令作文者皆然他如只且忌止思而何斯旃其之類後所罕用只字如母也天只不諒人只且字如椒聊且遠條且狂童之狂也且旣亟只且忌字如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止字如齊子歸止曷又懷止女心傷止思字如不可求思爾羊來思今我來思而以瓊華乎而何字如如此良人何如此者何斯字如思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彼何人斯旃字如舍旃舍旃其字音基如夜如何其子曰何其皆是也忌唯見於鄭詩而唯見於齊詩楚詞大招一篇全用只字太玄經其人

東坡文章不可學

東坡作蓋公堂記云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效者問諸醫醫以爲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

而治之飲食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
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暮月而百疾作內熱惡
寒而效不已累然真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
爲熱授之以寒藥旦朝吐之莫夜下之於是
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
而漂疽癰疥眩瞽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
病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罪藥之過也
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爲主食食爲輔今
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于外而百毒戰于
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
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全而食美矣則夫藥之
良者可以一飲而効從之暮月而病良已昔
之爲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以來至於
始皇立法更制以鑄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
蕭何曹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
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爲
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是時熙寧
中公在密州爲此說者以諷王安石新法也

其議論病之三易與秦漢之所以興亡治亂
不過三百言而盡之張文潛作藥戒僅千言
云張子病痞積於中者伏而不能下自外至
者捍而不能納從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
歸而飲其藥既飲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
者散而無餘向之捍者柔而不支焦膈導達
呼吸開而無餘向之捍者柔而不支焦膈導達
作投以故藥其快然也亦如初自是逾月而
痞五作五下每下輒愈然張子之氣一語而
三引體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膚革無所耗
於外而其中蕭然莫知其所以來聞楚之南有
良醫焉往而問之醫歎曰子無嘆是蕭然者
也天下之理其甚快於予心者其末必有傷
求無傷於終者則初無望於快吾心痞橫乎
胃中其累大矣擊而去之不必將擊搏震撓而
之累和平之物不能為也必將擊搏震撓而
後可其功未成而和氣已病則快者五則和
快者子之和一傷矣不終月而快者五則和

平之氣不既索乎且將去子之痞而無害於
和乎子歸燕居三月而後予之藥可爲也張
子歸三月而復請之醫曰子之氣少全矣取
藥而授之曰服之三月而疾少平又三月而
少康終年而復常且飲藥不得亟進張子歸
而行其說其初使人薄然遲之蓋三投其藥
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見其所攻又較則月異
而時不同蓋終歲而疾平張子謁醫謝而問
其故醫曰是治國之說也獨不見秦之治民
乎勅之以命捍而不聽令勤之以事放而不
畏法令之不聽治之不變則秦之民嘗痞矣
商君見其痞也厲以刑法威以斬伐痛刻而
力鋤之流蕩四達無敢或拒痞嘗一快矣至
于二世凡幾痞而幾快矣積快而不已而秦
之四支枵然徒有其物而已民心曰離而君
孤立于上故匹夫大呼不終日而百疾皆起
欲運其手足肩胛而漠然不我應故秦之亡
者是好爲快者之過也昔者先王之民初亦

嘗痞矣先王不敢求快於吾心陰解其亂而
除去其滯使之悠然自趨於平安而不自知
於是政成教達悠久而無後患則余之藥終
年而愈疾者蓋無足怪也予觀文潛之說盡
祖蘇公之緒論而千言之煩不若三百言之
簡也故詳書之俾作文立說者知所務式竊
料蘇公之記文潛必未之見是以著此篇若
既見之當不復屋下架屋也

歐陽公作文多自稱予雖說君上處亦然三

筆嘗論之矣歐公取法於韓公而韓不然勝

王閣記表公先廟為尊者所作謙而稱名宜

也至於徐四掌書記壁記科斗書後記李虛

中墓誌之類皆曰愈可見其謙以下人後之

為文者所應取法也

今人稱大理為棘寺卿為棘卿丞為棘丞此
出周禮秋官司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

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鄭
氏注云植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也
棘與棗同棘之字兩束相並棗之字兩束相
承此所言者今之棗也然孤卿大夫皆同之
則難以獨指大理王制云正以獄成告于大
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料後人藉此而
言鄭注亦只引前說此但謂其入朝立治之
處若以指刑部尚書亦可也易坎卦係用徽
纆寘于叢棘以居險隋囚執爲詞其義自別

晉代遺文

晉代遺文

故麓中得舊書一帙題爲晉代名臣文集凡
十四家所載多不能全真太山一毫芒耳有
張敏者太原人仕歷平南參軍太子舍人濟
北長史其一篇曰頭責子羽文極爲尖新古
來文士皆無此作恐藝文類聚文苑英華或
有之惜其泯沒不傳謾采之以遺博雅君子
其序云太原溫長仁潁川荀景伯范陽張茂
先士鄉劉先生南陽鄒潤甫河南鄭思淵余

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之同時
昵好張荀之徒數年之中繼踵登朝而此賢
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價抗志自若終不衰
墮爲之慨然又怪諸賢既已在位曾無伐木
嚶鳴之聲又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
貌之盛爲頭責之文以戲之并以朝六子焉
雖似諧謔實有興也文曰維秦始元年頭責
子羽曰吾託爲子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
以精造我以形我爲子特髮膚置鼻耳安眉
頰插牙齒眸子橋光雙權隆起每至出入人
間遨游市里行者辟易坐者竦蹠或稱君侯
或言將軍捧手傾側佇立踟躕如此者故我
形之足偉也子冠冕弗戴金銀弗佩艾以當
笄帽以代帶百味弗嘗食粟茹菜歲暮年過
曾不自悔子厭我形容我賤子意態若此者
必子行已累也子遇我如讎我視子如仇居
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爲仁賢耶
則當如各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見

封殖子欲爲名高耶則當如許由子臧卞隨
務光洗耳逃祿千載流芳子欲爲存說耶則
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爲福含辭從
容子欲爲進趨耶則當如賈生之求試終軍
之請使砥礪鋒穎以幹王事子欲爲恬淡耶
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漠然離俗
志凌雲日子欲爲隱遯耶則當如榮期之帶
索漁父之澹澹潛栖遲神岳垂解巨壑此一
之人所以顯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睇道德
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
觀子之志退不爲處士進無望三事而徒玩
日勞形習爲常人之所喜不亦過乎子羽愀
然深念而對曰凡所教勅謹聞命矣受性拘
係不聞禮義誤以天幸爲子所寄今子欲使
吾爲忠耶當如包胥屈平欲使吾爲信耶則
當殺身以成名欲使吾爲節耶則當赴水火
以全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
曰子所謂天刑地網剛德之尤不登山抱木

則蹇裳赴流吾欲告尔以養性誨爾以優游
而與蟻虱同情不聽我謀悲哉俱御人體而
獨爲子頭且擬人其倫喻子儕偶曾不如太
原温顯穎川荀禹范陽張華士鄉劉許南陽
鄒淇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蹇吃無官商或
尪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譁少智諳
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蓋杵而猶以文采
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夫砥疇
得車沉淵竊珠豈若夫子徒今脣舌腐爛手
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耻爲權謀譬猶鑿
地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牢檻之熊
深穿之虎石間餓蟹鼃中之鼠事雖多而見
工甚少宜其卷局煎蹙至老無所晞也支離
其形者猶能不困命也夫與子同處其文九
百餘言頗有東方朔客難劉孝標絕交論之
體集仙傳所載神女成公智瓊傳見於太平
廣記蓋敏之作也鄒湛姓名因羊叔子而傳
而字曰閏甫則見於此

尚論古人者如漢史所書於武帝則譏其好
大喜功窮奢極侈置生民於塗炭於田蚡則
詆其負貴驕溢以肺腑為相殺竇嬰灌夫於
公孫弘則云性意忌外寬內深飾詐釣名不
為賢大夫所稱述然以予考之深飾詐釣名不
有大功於名教自秦始皇焚書坑儒六學散
缺高帝初興未皇庠序之事孝惠高后時公
卿皆武功臣孝文好刑名孝景不任儒至
於武帝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
延文學儒者以百數帝詳延天下方聞之士
咸登諸朝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
以為天下先而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始
下學士靡然鄉風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始
請為博士官置弟子郡國有秀才異等輒以
名聞請著功令而詩書易禮之學彬彬並興
使唐虞三代以來稽古禮文之事得以不廢
今之所以識聖人至道之要者實本於此史

稱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號令文章煥焉可

述蓋已不能盡其美然則武帝奢暴固貽患

於一時蚡弘之為人得罪於公論而所以扶

持聖教者乃萬世之功也平帝元始詔書尚

能稱弘之率下篤俗但不及此云

國家南渡以來典章文物多不與承平類姑

以予所親見者言之蓋月異而歲不同今聊

紀從官立班隨駕省試官入院政府呼召百

官騎從朝報簡削數項以示子姪侍從常朝

紹興中分立於南北相向以俟追班乾道中
垂拱殿隔門上南相向以俟追班乾道中
猶然暨淳熙則引於殿門上東西對立
車駕出常朝文臣自宰相至二史武臣自宗
王使相至觀察使以雜歷次序行焉
孝宗在普安邸官檢校少保節度使每出必
處正尚書之後而乾道以來兩班分而為二
唯使相不然故開府儀同三司皆與執政官

聯行而居其上紹興十二年壬戌予寓南山
淨慈待詞科試見省試官聯騎公服戴帽不
加披衫每一員以親事官一人執勅黃行前
是時知舉參詳點檢官合三十一員最後一
中官宣押者入下天竺貢院及三十年庚辰
予以吏部郎充參詳官既入內受勅則各各
乘馬不同時而赴院至淳熙十四年丁未忝
司貢舉則了與昔異三三兩兩自爲遲速其
乘轎者十人而九矣宰府呼召之禮始時庶
僚皆然已而卿監郎官及史局玉牒所緣提
舉官屬之故一切得免逮乾道以後宰相益
自卑於是館職亦免迄于淳熙則九職事官
悉罷此制朝士騶從至少各得雇募若干取
步軍司各籍而幫錢米於左藏率就雇游手
冗卒兩分可供一名如假借於近郡者給其
半初猶破省馬并一馭者後不復有焉若乘
輜僅能充負荷而已今日似益增雖下列亦
占十餘輩進奏院報狀必載外郡謝上或監

司到任表與夫慶賀表章一篇凡朝廷除郡
守先則除目但云某人差知某州替某人及
錄黃下吏部則前衙後擬云某官姓各宜差
知某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替某人到
任成資闕仍借紫借緋候回日却依舊服色
外官求休致則云某州申某官姓各為病乞
致仕或兩三人後云某時已降勅命各守
本官致仕今不復行但小報批下或禁小報
則無由可知此必一宰相以死為諱者故去
之外官表章聞有一二欲士大夫見之者須
以屬東省乃可郡守更不報細街禮文簡脫
一至於此

容齋五筆卷第四

終

容齋五筆卷第五

十五則

庾公之斯

孟子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
爲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
明儀曰疑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此一段既畢而繼之曰鄭人使子濯孺子侵
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
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
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
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
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
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
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
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
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
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
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孟子

書子濯庾公一段幾二百字其旨以謂使羿
 如子濯得尹公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
 前段結尾自常為文者處之必云如子濯孺
 子施教於尹公之他則可不然後段之末必
 當云以是事觀之羿之不善取友至於殺身
 其失如此然後文體相屬茲判為兩節若不
 關聯而宮商相宣律呂明煥立言之妙是豈
 步趨模倣所能彷彿哉人為兒童時便讀此
 章未必深識其趣故因表出而極論之左氏
 傳書衛獻公奔齊云尹公他學射於庾公差
 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他與差為孫林父追
 公孫丁御公庾公差曰射為背師不射為
 戮射為禮乎射兩鞅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
 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
 佗臂即孟子所引者而名字先後美惡皆不
 同

天下萬事不可過
 萬事不可過
 豈持此也
 雖造化陰陽亦

然雨澤所以膏潤四海然過則為霖淫陽舒
所以發育萬物然過則為燠亢賞以勸善過
則為僭刑以懲惡過則為濫仁之過則為兼
愛無父義之過則為我無君執禮之過反
鄰於諂尚信之過至於證父是皆偏而不舉
之弊所謂過猶不及者楊子法言云周公以
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蓋諂
王莽也後之議者謂阿衡之事不可過也過
則反乃諂莽耳其旨意固然

國朝大臣及侍從致仕後多居京師熙寧中
范蜀公自翰林學士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
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為令元祐初
韓康公以故相判大名府還都拜司空致仕
值太皇太后受冊禮畢乞隨班稱賀降詔免赴
皆故事也

挑花笑春風

王荆公集古胡笳詞一章云欲問平安無使
來桃花依舊笑春風後章云春風似舊花仍
笑人生豈得長年少二者貼合如出一手每
歎其精工其上句蓋用崔護詩後一句又
見其所出近讀范文正公靈巖寺一篇云春
風似舊花猶笑以仍爲猶乃此也李義山又
有絕句云無賴天桃面平明露井東春風爲
開了却擬笑春風語意兩極其妙

范文正公守嚴先生祠堂記
自爲記用屯之初九蠱之上九極論漢光武
之大先生之高財二百字其歌詞云雲山蒼
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高山仰止長既成以
南豐李泰伯泰伯讀之歎味不已起而言
曰公之文一出必將各世某妄意輒易一字
以成盛美公瞿然握手扣之荅曰雲山江水
之語於義甚大於詞甚溥而德字承之乃似
趨趣擬換作風字如何公凝坐頷首殆欲下

拜張伯玉守河陽作六經閣記先託游士及
在職者各爲之凡七八本既畢並會於府伯
王一一閱之取紙書十四字徧示客曰六經
閣諸子史集在焉不書尊經也時曾子固亦
預坐驚起摘伏頃聞此二事於張子韶不能
追憶經閣所在及其文竟就於誰手後之君
子當有知之者矣

大言誤國

隗囂謀畔漢馬援勸止之甚力而其將王元
曰今天水全富士馬最強秦舊迹表裏山河
山元請以一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囂反
遂決至於父子不得其死元竟降漢隋文帝
伐陳大軍臨江都官尚書孔範言於後主曰
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
盡度邪臣每患官卑虜若渡江臣定作太尉
公矣或妄言此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爲
而死帝笑以爲然故不爲深備已而國亡身
竄遠裔唐元宗有克復中原之志及下南閩

意以謂諸國可指麾而定而事力窮薄且無
良將魏岑因侍宴言臣少遊元城好其風物
陛下平中原臣獨乞任魏州元宗許之岑趨
墀下拜謝人皆以爲佞孟蜀通奏使王昭遠
居常好太言有雜耕渭上之志聞王師入討
對賓客接手言此送死來爾乘此逐北遂定
中原不煩再舉也不兩月蜀亡昭遠爲俘此
四臣之佞本爲爵祿及一時容悅而已亦可
悲哉

宗室覃恩免解

淳熙十三年
光堯太上皇帝以聖壽八十四肆赦推恩宇宙
之內蒙被甚廣太學諸生至于武學皆得免
文解一次凡該此恩者千二三百人而宗子
在學者不預諸人相率詣宰府且偏謁侍從
臺諫各納一劄子叙述大旨其要以爲
德壽需典普天同慶而玉牒支派辱居膠庠
顧不獲與布衣書生等竊譬之世俗尊長生

日召會族姻而本家子孫不享杯酒鬻炙外
議謂何今厖鴻之澤如此宗學乃不許廁名
於義於禮恐爲未愜是時諸公莫肯出手爲
言以待制侍講內宿適蒙宣引因出其紙以
奏仍爲敷陳此輩所云尊長生日會客而本
家子弟不得坐譬論可謂明白
孝宗亦笑曰甚是切當有理時所携只是白
劄子蒙徑付出行遂一例免舉其人名字
今不復能記憶矣

唐書載韓柳文

宋景文修唐書韓文公傳全載其進學解諫
佛骨表潮州謝上表祝鱷魚文皆不甚潤色
而但換進學解數字頗不如本意元云招諸
生立館下改招數字爲召旣言先生入學則諸
生在前招而誨之足矣何召之爲障百川而
東之改障字爲停本言川流橫潰故障之使
東若以爲停於義甚淺改跋前疐後爲躓後
韓公本用狼跋詩語非躓也其他以爬羅剔

抉為把羅焚膏油為燒以取敗幾時為其敗
 吳元濟傳書平淮西碑文千六百六十字固
 有他本不同然才減節輒不穩當明年平夏
 一句悉芟之平蜀西川減西川字非郊廟祠
 祀其無用樂減祠其兩字皇帝以命臣愈臣
 愈再拜稽首減下臣字殊害理汝其以節都
 統計軍以討為諸軍何人不然討者如左傳討軍
 實之義若云諸軍何人不然討者如左傳討軍
 傳載其文章四篇與蕭俛許孟容書正符懲
 咎賦也孟容書意象步武全與漢揚惲荅孫
 會宗書相似正符做班孟堅典引而其四者
 次序或失之至云宗元不得召內閣悼作賦
 自傲然其語曰逾再歲之寒暑則責居日月
 未為父難以言不得召也資治通鑑但載梓
 人及郭橐駝傳以為其文之有理者其識見
 取舍非宋景文可比云

真靈社首鳳

光堯上仙於梓宮發引前夕合用警場導引

鼓吹詞在翰苑製撰其六州歌頭內一句云
春秋不說楚寘靈常時進入文字立待報者
則貼黃批急速未嘗停滯是時首尾越三日
又入奏趣請付出太常吏欲習熟歌唱守院
門伺候適有表弟沈日新在軍將橋客邸一
士人乃上庠舊識忽問楚寘靈出處沈亦不
能知來扣予因以莊子語告之急走報此士
大喜初
孝宗以付巨璫霍汝弼使釋其意此士霍客
也故宛轉費日如此又面奉
旨令代作挽詩五章其四云鼎湖龍去遠社
首鳳來遲當時不敢宣泄而帶御器械謝純
孝密以爲問乃爲舉王子年拾遺記蓋周成
王事也禁苑文書周悉乃爾

左傳州郡

左傳魯哀公二年晉趙鞅與鄭戰誓衆曰克
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注
云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然則郡

乃隸縣而歷代地理郡國志未之或書又傳
所載地名從州者凡五魯宣公會齊於平州
以定其位注云齊地在泰山牟縣西見於正
經它如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注今燉煌也楚
莊王滅陳復封之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
州齊子尾使閭丘嬰伐我陽州注魯地後四
十年又書魯侵齊門于陽州注攻其門也苦
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
曰陽州是齊魯皆有此地也衛莊公登城以
望見戎州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以上唯
瓜州之名至今

貧富習常

少時見前輩一說云富人子不自乳而使
人棄其子而乳之貧人有子不得自乳而棄
之以乳他人之子富人懶行而使人有肩輿貧
人不得自行而又肩輿人是皆習以為常而
不察之也天下事習以為常而不察者推此
亦多矣而人不以為異悲夫甚愛其論後乃

得之於晁以道客語中故謹書之益廣其傳

唐用宰相

唐世用宰相不以序其得之若甚易然固有
出入大僚歷諸曹尚書御史大夫領方鎮入
為僕射東宮師傳而不得相者若顏真卿王
起揚於陵馬摠盧鈞韓臯柳公綽公權盧知
猷是也如人主所欲用不過侍郎給事中下
至郎中博士者才居位即禮絕百僚諫官御
史聽命之不暇顧何敢輒抨彈其失與
國朝異矣其先在職者仍許引其同列若姚
元崇之引宋璟蕭嵩之引韓休李林甫引牛
仙客陳希烈楊國忠引韋見素盧杞引關播
李泌引董晉竇參李吉甫引裴垍李德裕引
李回皆然

史記淵妙處

太史公書不待稱說若云褒贊其高古簡妙
處始是摹寫星日之光輝多見其不知量也
然予每展讀至魏世家蘇秦平原君魯仲連

傳未嘗不驚呼擊節不自知其所以然魏公
子無忌與王論韓事曰韓必德魏愛魏重魏
畏魏韓必不敢反魏十餘語之間五用魏字
蘇秦說趙肅侯曰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
不得則民終身不安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
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
得安平原君使楚客毛遂願行君曰先生處
勝之門下幾年于此矣曰三年于此矣君曰
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稱
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
能叱者何也至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吾君
前於堂下其英姿雄風千載而下尚可想見
使人畏而仰之卒定從而歸至於趙平原君
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
數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毛先生一至楚而
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
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秦圍趙魯仲連

見平原君曰事將柰何君曰勝也何敢言事
魏客新垣衍今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
敢言事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
也吾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
在平原往見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勝
請爲紹介交之於將軍衍曰吾聞魯仲連先
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
願見魯仲連先生及見衍衍曰吾視居此園
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
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又曰始以
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
也是三者重沓熟復如駿馬下駐千丈坡其
文勢正爾風行於上而水波真天下之至文
也

玉津園喜晴詩

淳熙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車駕宿戒幸玉津園命下大雨有旨許從駕
官帶雨具將曉有晴意已而天宇豁然至晚

歸進一詩歌詠其實云五更猶自雨如麻無
限都人仰翠華翻手作雲方悵望舉頭見日
共驚嗟天公的有施生妙帝力堪同造物誇
上苑春光無盡藏可須羯鼓更催花四月四
日扈從詣景靈宮朝獻蒙於幕次賜和篇
聖製云比幸玉津園縱觀春事適霽色可喜
卿有詩來上因俯同其韻春郊柔綠遍桑麻
小駐芳園覽物華應信吾心非暇逸頓回晴
意絕咨嗟每思富庶將同樂敢務游畋漫自
誇不似華清當日事五家車騎爛如花後二
日兵部尚書宇文价內引桑麻似此詩曰洪待制用羯鼓催花事故以華
上舉似此詩曰洪待制用羯鼓催花事故以華
桑麻可押又其末句用羯鼓催花事故以華
清車騎荅之价拱手稱贊明日以相告云
天下國家不幸而有四郊之警爲人臣者當
隨其心力悉心盡忠以致尺寸之效苟爲叨

竊祿位視如秦越一切惟已私之是徇雖千
百載後觀其事者猶使人怒髮衝冠也唐天
寶祿山之亂可謂極矣號王巨爲河南節度
使賀蘭進明繼之擁數道之兵臨要害之地
尊爲征鎮有民有財而汗漫忌疾非徒無益
而反敗之巨在彭城張巡在雍丘以將士有
功遣使詣巨請空名告身及賜物巨惟與折
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竟不能立
徙于睢陽先是太守許遠積糧六萬石巨以
其半給濮陽濟陰遠固爭不得二郡得糧遂
以城叛而睢陽食盡顏魯公起兵平原合衆
十萬旣成魏郡堂邑之功矣是時進明爲比
海太守亦起兵公以書召之并力進明度河
公每事咨之軍權始移遂取捨任意以得招
討後詣行在因譖房琯自嶺南而易河南張
巡受圍困棘遣南霽雲告急於其所治臨淮
相去三百里弃而不救平原睢陽失守實二
人之故一時議者皆不以爲言使之連据高

編家華附

容齋五筆卷第五

一字銅版印

位顯為佚罰曾不十年巨斥刺遂州為段子
璋所殺進明坐第五琦黨自御史大夫竄謫
以死天網恢恢茲焉不漏

容齋五筆卷第五 終

容齋五筆卷第六 十二則

鄱陽七談

鄱陽素無圖經地志元祐六年餘干進士都

頤始作七談一篇叙土風人物云張仁有篇

徐濯有說顧雍有論王德璉有記而未形

於詩賦之流者因作七談其起事則命以建

端先生其止語則以畢意子其一章言澹浦

彭蠡山川之險勝番君之靈傑其二章言濱

湖蒲魚之利膏腴七萬頃柔桑蠶繭之盛其

三章言林麓木植之饒水草蔬果之衍魚鱉

禽畜之富其四章言銅冶鑄錢陶埴爲器其

五章言宮寺游觀王遙仙壇吳氏潤泉叔倫

戴隄其六章言鄱江之水其七章言堯山之

民有陶唐之遺風九千餘字自謂入日而

成比之太冲十稔平子十年爲無嫌予偶於

故麓中得之惜其不傳于世故表著於此其

所引張徐王顧所著今不復存更爲可恨也

經解之名

晉唐至今諸儒訓釋六經否則自立佳名蓋
各以百數其書曰傳曰解曰章句而已若戰
國迨漢則其各簡雅一曰故故者通其指義
也書有夏侯解故詩有魯故后氏故韓故也
毛詩故訓傳顏師古謂流俗改故訓傳為詁
字失真耳小學有杜林蒼頡故二曰微謂釋
其微指如春秋有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
卿微傳三曰通如注丹易通論名為注君通
班固白虎通應劭風俗通唐劉知幾史通韓
滉春秋通凡此諸書唯白虎通風俗通僅存
耳又如鄭康成作毛詩箋申明其義他書無
用此字者論語之學但曰齊論魯論張侯論
後來皆不然也

卜筮不敬

古者龜爲卜筮爲筮皆興神物以前民用其
用之至嚴其奉之至敬其來之至悉其應之
至精齋戒乃請問不相襲故史祝所言其驗

若若周史筮陳敬仲知其八世之後莫之與
京將必代齊有國史蘇占晉伯姬之嫁而及
於為羸敗姬惠懷之亂至遂至曠通於神明
後世浸以不然今而愈甚至以飲食猥雜之
際呼曰者隅坐使之占卜往往不加冠裳一
門四五而責其術之不信豈有是理哉善乎
班孟堅之論曰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
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及至衰世懈於齋
戒而婁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
為忌龜厭不告詩以為刺謂周易之蒙卦曰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詩小旻之章云我
龜既厭不我告猶言卜問煩數狎嫚於龜龜
靈厭之不告以道也漢世尚爾況在於今未
嘗頃刻盡敬而一歸咎於淫巫瞽史其可乎
哉

糖霜譜

糖霜之名唐以前無所見自古食蔗者始為
蔗漿宋玉招魂所謂肺鼈包羔有柘漿是也

其後爲蔗錫孫亮使黃門就中藏吏取交州
獻甘蔗錫是也後又爲石蜜南中八郡志云
竿甘蔗汁曝成飴謂之石蜜本草亦云煉糖
和乳爲石蜜是也後又爲蔗酒唐赤土國用
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是也唐太宗遣使至
摩揭陀國取熬糖法即詔楊州上諸蔗榨瀋
如其劑色味愈於西域遠其然只是今之沙
糖蔗之技盡於此不言作霜然則糖霜非古
也歷世詩人摸竒寫異亦無一章一句言之
唯東坡公過金山寺作詩送遂寧僧圓寶云
涪江與中冷共此一水盤薦琥珀何似
糖霜美黃魯直在戎州作頌荅梓州雍熙長
老寄糖霜云遠寄蔗霜知有味勝於崔子水
晶鹽正宗掃地從誰說我舌猶能及鼻尖則
遂寧糖霜見於文字者實始二公甘蔗所在
皆植獨福唐四明番禺廣漢遂寧有糖水而
遂寧爲冠四郡所產甚微而顆碎色淺味薄
纔比遂之最下者亦皆起於近世唐大曆中

有鄒和尙者始來小溪之織山教民黃氏以
造霜之法織山在縣北二十里山前後爲蔗
田者十之四糖霜戶十之三蔗有四色曰紅蔗
蔗曰西蔗曰芳蔗本草所謂荻蔗也曰紅蔗
本草崑崙蔗也紅蔗止堪生敢芳蔗可作沙
糖西蔗可作霜色淺土人不甚貴杜蔗紫嫩
味極厚專用作霜凡蔗最困地力今年爲蔗
田者明年改鍾五穀以息之霜戶器用曰蔗
削曰蔗鎌曰蔗凳曰蔗碾曰榨斗曰榨牀曰
漆甕各有制度凡霜一甕中品色亦自不同
堆疊如假山者爲上團枝次之甕鑑次之小
顆塊次之沙脚爲下紫爲上深琥珀次之淺
黃又次之淺白爲下宣和初王黼創應奉司
遂寧常貢外歲別進數千斤是時所產益奇
墻壁或方寸應奉司罷乃不再見當時因之
大擾敗本業者居半父而未復遂寧王灼作
糖霜譜七篇且載其說予采取之以廣聞見

李彥仙守陝

靖康夷虜之禍忠義之士死於守城而得書
史傳者如汾州之張克戩隆德之楊震震武之朱
霍安國代之史抗建寧寨之得其死者蓋不少
昭是已唯建炎以來士之得其死者蓋不少
茲讀王灼所作李彥仙傳雖嘗具表上進然
慮實錄正史未曾採用謹識於此彥仙字少
嚴本名孝忠其先寧州人也後徙于鞏幼有
大志喜談兵習騎射所歷山川形勢必識之
尚氣謹然諾非豪俠不交金人南侵郡縣募
勤王軍彥仙散家貲得三千人入援京師虜
圍太原李綱爲宣撫使彥仙上書切詆有司
逮捕急乃易名棄官亡命頃之復從種師
中師中敗死仙走陝州守將李彌大問北事
條對詳復使扼殺澠間金人再圍汴陝西范
致虛總六路兵進援仙請曰殺澠險隘難於
立軍前却即衆潰矣宜分道並進伺空以出
且留半軍于陝爲善後計致虛曰如子言乃
逗撓也仙曰兵輕而分正可速達不從爭益

牢致虛怒罷其職既而敗績卒無功建炎元年四月金人屠陝州經制使王瓌度不能支引部曲去官吏逃逸仙爲石壕尉獨如平時歸者繼屬即徙老穉入土花砦三紫石柱大通諸山拔武銳者分主之自營三紫諭衆曰虜實易與今得地利若輩堅守足矣少日虜復据陝分軍來攻有健酋升前阜嫚罵仙單騎衝擊挾之以歸始料衆正部伍虜數萬圍三紫仙邀戰伏精兵後掩殺萬計奪馬三百虜解去京洛間多爭附者勢益雄張未閱月破虜五十餘壁初虜再入陝官其土人俾招復業者人給符別之仙陰麾下往約日內應二年三月引兵直州南城中火起虜方備南壁而水軍自新店夜順流薄城東北蒙泉坡龍堂溝以入表裏夾攻僵尸相藉遂復陝始河東之人倡義拒虜仙約胡夜義者爲助假以公河提舉意不滿叛趨南原仙誘致殺之奪五千衆邵隆邵雲本其黨欲爲復讎

仙因容鑄說遂來歸乘勝渡河柵中條諸山
蒲解至太原皆響動乃分遣隆雲等取安邑
虞鄉芮城正平解皆下之蒲幾拔會援至不
克以功遷閣門宣贊舍人就畀陝兼安撫司
公事悉裒所俘酋長護送行在上咨歎賜袍
帶槍劍許直達奏事便宜處決時關以東獨
陝在益增陴疏塹蒐軍繕鎧廣屯田訓農耕
作家素留輦盡取至官曰吾父母妻子同城
存亡矣聞者感悅各有固志十二月金酋烏
魯撤拔圍陝仙背城鏖鬪七日虜傷甚跳奔
三年婁宿李董自絳移屯蒲解謀知之設
於諸谷鼓躁橫突俘馘十八婁宿僅以身免
制置使王庶檄使輕軍犄角次虞鄉虜以萬
甲逆石鍾谷口終日戰斬級二千遷武功大
夫寧州觀察使河解同耀制置使時河東土
豪密附期王師來為應仙益治軍欲請于朝
乞詔陝西諸路各助步騎二萬會張浚經略
處置川陝弗之許十二月婁宿衆十萬復圍

陝仙夜使人隧地焚其攻具營部囂亂縱兵
乘之虜稍退四年正月益生兵傳壘晝夜進
攻鵝車天橋火車衝車叢進仙隨機拒敵又
爲金汁礮火藥所及糜爛無遺而圍不解日
憑堞須外援浚爲遣軍虜先阻雍不得進則
今涇原曲端出鄜坊繞虜後端素嫉仙聲績
逾己幸其敗詭託不行丁巳城陷仙挾親軍
巷戰矢集身如蝟左臂中刃不殊戰逾力遂
死之并其家遇害先是虜嘗許以河南元帥
及圍合復言如前約當退師仙叱曰吾寧鬼
於宋安用汝富貴爲虜惜其才必欲降之城將
破先令軍中生致者予萬金仙平時弊衣同
士卒及是雜羣伍中死虜不能察其爲人面
少和色有犯令雖親屬不貸諸將敗事或有
他過其外屯者輒封筮遣帳下往皆裸就笞
不敢出一詞當是時同華長安盡爲敵藪陝
斗絕一隅初無朝家素定約束中立孤軍日

與虜確但誦忠議感勵其衆每拜君賜暨取
敵金貲悉均之毛銖不入已以是精兵三萬
大小二戰皆樂爲用軍事獨裁決至郡政
必問法所底闔境稱治浚承
制贈彰武軍節度使建廟商州邵雲者龍門
人城破被執婁宿欲命以千戶長肆詈不屈
乃釘之木架上置解州東門外惡少撫其背
涅文戲曰可鞘吾佩刀雲怒偃架仆之後五
日磔解之至抉眼摘肝詈不絕喉斷乃已初
行刑將刺刃雲叱之失刀而斃其忠勇蓋如
此

姦雄疾勝已者

自古姦雄得志包藏禍心窺伺神器其勢必
嫉士大夫之勝已者故常持寧我負人無人
負我之說若蔡伯喈之值董卓孔文舉禰正
平揚德祖之值曹操嵇叔夜阮嗣宗之值司
馬昭師溫太眞之值王處仲謝安石孟嘉之
值巨溫皆可謂不幸矣伯喈董董脫卓手終

以之負命正平轉死於黃祖文舉覆宗德祖
被戮叔夜罹東市之害嗣宗沉酒佯狂至爲
勸進表以逃大咎太真以智挫錢鳳而免其
危若蹈虎尾唯謝公以高名達識表裏至誠
故温敬之重之不敢萌相窺之意然尚有爲
性命忍須臾及晉祚存亡在此一行之虞孟
嘉爲人夷曠冲默名冠州里稱盛德人仕於
温府歷征西參軍從事中郎長史在朝隕然
仗正必不効邾超輩輕與温合然自度終不
得善其去故放志酒中如龍山落帽豈爲不
自覺哉温至云人不可以無勢我乃能駕馭
卿老賊於是見其肺肝矣嘉雖得全於酒幸
以考終然財享年五十一蓋酒爲之累也陶
淵明實其外孫傷其道悠運促悲夫

俗語放錢

今人出本錢以規利入俗語謂之放債又名
生放予考之亦有所來漢書谷永傳云至爲
人起責分利受謝顏師古注曰言富賈有錢

假託其名代之為主放與他人以取利息而
共分此放字所起也

漢書多叙谷求

予亡弟景何少時讀書甚精勤晝夜不釋卷
不幸有心疾以至夭逝嘗見梁宏夫誦漢書
即云唯谷求一人無處不有宏夫驗之於史
乃服其說今五十餘年矣漫撫求諸所論建
以滌予在原之思薛宣爲少府御史大夫缺
永言宣簡在兩府諫大夫劉輔繫獄永同中
朝臣上書救之光祿大夫鄭寬中卒永乞以
師傅恩加其禮謚陳湯下獄求上疏訟其功
鴻嘉河決末言當觀水勢然後順天心而圖
之成帝好鬼神方術求言皆妄人惑衆挾左
道以欺罔世主宜距絕此類梁王爲有司奏
禽獸行求上疏諫止勿治淳于長初封下朝
臣議求言長當封段會宗復爲西域都護永
憐其老復遠出手書戒之建昭雨雪燕多死
求請皇后就宮令衆妾人人更進建始星孛

營室永言爲後宮懷任之象彗星加之將
絕繼嗣者永始日食求以易占對言酒亡節
之所致次年又食求言民愁怨之所致星
如雨求言王者失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
隕以見其象樓護傳言谷子雲之筆札叙傳
述其論許班事許皇后傳云上采永所言以
荅書其載於史者詳復如此本傳云永善言
災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蓋謂是云

玉堂殿閣

漢谷永對成帝問曰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
顏師古注椒房皇后所居玉堂嬖幸之舍也
按漢書李尋傳父汙玉堂之署注玉堂殿在
未央宮翼奉疏曰孝文帝時未央宮又無高
門武臺麒麟鳳皇白虎玉堂金華之殿三輔
黃圖曰未央宮有殿閣三十二椒房玉堂在
其中漢宮閣記云未央宮有玉堂宣室閣又
引漢書建章宮南有玉堂壁門三層臺高三
十丈玉堂內殿十二門階階皆玉爲之又

玉堂神明堂二十六殿然今漢書郊祀志但
云建章宮南有玉堂壁門而無它語晉灼注
楊雄解嘲上玉堂之句曰黃圖有大玉堂小
玉堂殿而今黃圖無此文
國朝太宗淳化中賜翰林玉堂之署四字其
後以最下一字犯廟諱故元符中只云玉堂
紹興末學士周麟之又乞
高宗御書玉堂二字揭於直廬麟之跋語自
有所疑已而議者皆謂玉堂乃殿名不得以
為臣下直舍當如承明故事請曰玉堂之廬
可也今翰林但扁摛文堂三字示不敢居然
則其為禁內宮殿明白有閣有臺谷求
以配椒房言之意當日亦嘗為燕游之地師
古直以為嬖幸之舍與前注自相舛異大誤
矣

漢武帝喜殺人者

漢武帝天資剛嚴聞臣下有殺人者不唯不
加之罪更喜而褒稱之李廣以故將軍屏居

藍田夜出至亭爲霸陵醉尉所辱居無何拜
右北平太守請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
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怒形則
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夫報忿除害朕之所
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
之指哉胡建守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穿北軍
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當選士馬日御史
與護軍諸校列坐堂上上建趨至拜謁因令
走卒曳御史上斬之遂上奏曰案軍法正亡
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
丞於用法疑也制曰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
於法有疑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
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
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
建繇是顯名觀此二詔豈不開妄殺之路乎

霍光事武帝但爲奉車都尉出則奉車入侍
左右雖以小心謹飾親信初未嘗少見於事

也一且位諸百寮之上使受遺當國金日
碑以胡父不降沒入官養馬上因游宴見馬
於造次頃刻間異其爲人即日親近其後遂
爲光副兩人皆能稱上所委然一日用四人
若上官祭桑弘羊亦同時輔政幾於欲害霍
光苟非昭帝之明社稷危矣則其知人之哲
得失相半爲未能盡此雖帝堯之聖而以爲
難也

館職遷除

建炎南渡稍置館職紹興初始定制除監少
丞外以著作郎佐郎祕書郎二員校書正字
通十二員爲額倣唐瀛州十八學士之數其
遷出它司非郎官即御史唯林之奇以疾王
十朋以論事皆徙越府大宗正丞自乾道以
後有旨須曾任知縣始得除臺察曾任郡守
始得爲郎三館之士固無有歷此者於是朝
廷欲越次擢用者乃以爲將作軍器少監旋
進爲監既班在郎上則無所不可爲欲徑躋

清要者則由著廷祕郎而拜左右二史不然
不過兼權省郎年歲間求一郡而去而御史
之除皆歸六院矣爾後頗靳其選俟再遷寺
監丞簿然後命之向時郡守召用雖自軍壘
亦除郎今資淺望輕者但得丞及司直或又
再命始入省云

容齋五筆卷第六 終

谷齋正學卷第六

自
人
皆
云
聖
賢
之
道
也
夫
聖
賢
之
道
不
可
及
也
然
聖
賢
之
道
亦
有
其
法
也
夫
聖
賢
之
道
不
可
及
也
然
聖
賢
之
道
亦
有
其
法
也
夫
聖
賢
之
道
不
可
及
也
然
聖
賢
之
道
亦
有
其
法
也

容齋五筆卷第七 十四則

盛衰不可常

東坡謂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予每讀書史
追悼古昔未嘗不掩卷而歎伶子于叙趙飛
燕傳極道其姊弟一時之盛而終之以荒田
野草之悲言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正此
意也國初時工部尚書楊玠長安舊居多爲
鄰里侵占子弟欲以狀訴其事玠批紙尾有
試上含元基上望秋風秋草正離離之句方
去唐未百年而故宮殿已如此始於宗周黍
離之詠矣慈恩寺塔有荆叔所題一絕句字
極小而端勁最爲感人其詞曰漢國河山在
秦陵草樹深暮雲千里色無處不傷心旨意
高遠不知爲何人必唐世詩流所作也李嶠
汾陰行云富貴榮華能幾時山川滿目淚沾
衣不見只今汾上水唯有年年秋鴈飛明皇
聞之至於泣下杜甫觀畫馬圖云憶昔巡幸

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驪磊落三萬匹
皆與此圖筋骨同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
龍媒去盡鳥呼風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云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
年間似反掌風塵頃洞昏王室梨園弟子散
如煙女樂餘姿映寒日元微之連昌宮詞云
兩宮定後六七年却尋家舍行宮前莊園燒
盡有枯井行宮門闔樹宛然又云舞榭歌傾
基尚在文憲窈窕紗猶綠上皇偏愛臨砌花
依然御榻臨塔斜寢殿相連端正樓太真梳
洗樓上頭晨光未出簾影黑至今反挂珊瑚
鈎指似傍人因慟哭却出宮門淚相續凡此
諸篇不可勝紀飛燕別傳以爲伶玄所作又
有玄自叙及宣譚跋語予切有疑焉不唯其
書太媠至云楊雄獨知之雄貪名矯激謝不
與交爲河東都尉粹辱決曹班躅躅從兄子
彪續司馬史記紉子于無所叙錄皆恐不然
而自云成哀之世爲淮南相案是時淮南國

絕又矣可照其妄也因序次諸詩聊載於此

唐賦造語相似

唐星作賦多以造語為奇杜牧阿房宮賦云
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
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
作驚宮車過也轆轤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
其比興引喻如是其侈然楊敬之華山賦又
在其前敘述尤壯曰見若咫尺田千畝見若
蟻垤臺九層矣醯雞往來周西矣蟻蠓紛
紛秦速亡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俄而復然
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纍纍而栗祖
龍藏矣後又有李庾者賦西都云秦址薪矣
漢址蕪矣西去一舍鞠為墟矣代遠時移作
新都矣其文與意皆不逮楊杜遠甚高彥休
闕史云敬之賦五千字唱在人口賦內之句
如上帝語杜司徒佑李太尉德裕常所誦念
牧之乃佑孫則阿房賦實模倣揚作也彥休

者昭宗時人

張蘊古大寶箴

唐太宗初即位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
凡六百余言遂擢大理丞新唐史雖具姓名
於文藝謝偃傳未又不載此文但云諷帝以
民畏而未懷其辭挺切而已資治通鑑僅載
其略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
下不以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
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
前所食不過適口惟任罔念丘其糟而池其
酒勿汶汶而閻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
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然此外
尚多規正之語如曰惟辟作福惟君實難宅
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有求具寮
陳其所唱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
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大明無私
照至公無私親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勿
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

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勿內荒
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
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
之音淫勿謂我尊而慢賢侮士勿謂我智而
拒諫矜已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
恢漢高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栗
栗用周文小心一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
想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
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鑿者妍蚩自
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
察察而明吾王撥亂戡以淳風民懷其始未
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
其終使人以公應言以行天下爲公一人有
慶其文大抵不凡既不以爲史所書故學者亦
罕傳誦蘊古爲丞四年以無罪受戮太宗尋
悔之乃有覆奏之旨傳亦不書而以爲坐事
誅皆失之矣舊唐書全載此箴仍專立傳不
知宋景文何爲削之也

國初承五季亂離之後所在書籍印板至少

宜其焚燭蕩折了無子遺然太平興國中編

次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鍾其綱目並載

于首卷而雜書古詩賦又不及具錄以今攻

之無傳者十之七八矣則是承平百七十年

翻不若極亂之世姚鉉以大中祥符四年集

唐文粹其序有云況今歷代墳籍略無亡逸

觀鉉所類文集蓋亦多不存誠為可歎

叙西漢郊祀天地

郊祀合祭分祭之論

國朝元豐元祐紹聖中三議之矣莫辯於東

坡之立說然其大旨駁當時議臣謂周漢以

來皆嘗合祭及謂夏至之日行禮為不便予

固贊美之於四筆矣但熟考漢史猶為未盡

自高皇帝增秦四時為五以事天地武帝以

來至于元成皆郊見甘泉武帝因幸汾陰始

立后土祠於睢上率歲歲間舉之或隔一歲

常以正月郊泰時三月祠后土成帝建始元年
初立南北郊亦用正月三月三月辛日而罷甘
泉汾陰之祭元豐祐紹三議皆未嘗及此蓋
盛夏入廟出郊在漢禮元不然也是時坡公
以非議者所起故不暇更爲之說似不必深
攻合祭爲王莽所行庶幾往復考曠不至予
盾當復俟知禮者折衷之焉

騫騫二字音義訓釋不同以字書正之騫去

騫騫二字音義訓釋不同以字書正之騫去
乾切注云馬腹繫又虧也今列於禮部韻略

下平聲二仙中騫虛言切注云飛兒今列於
上平聲二十二元中文人相承以騫騰之騫

爲軒昂掀舉之義非也其字之從馬馬豈
能掀舉哉閔損字子騫雖古聖賢命名制字

未必有所拘泥若如虧少之義則渙然矣其
下從鳥則於掀飛之訓爲得此字殆廢於今

故東坡山谷亦皆押騫字入元字如時來或
作鵬騫傳非其人恐飛騫之類特不暇毛舉

說文解字 卷之六 齊 五 筆 七 卷 一 金 通 鑑 法

深考耳唯韓公和侯協律詠筍一聯云得時
方張王挾勢欲騰騫乃為得之此固小學瑣
瑣尤可以見公之不苟於下筆也

書麴信陵事

夜讀白樂天秦中吟十詩其立碑篇云我聞
望江縣麴令撫惇嫠在官有仁政名不聞京
師身歿欲歸葬百姓遮路岐攀轅不得去留
葬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無人立
碑碣唯有邑人知予因憶少年寓無錫時從
錢仲大有大夫信書正得言陵遺集財有詩三
十三首祈雨文三首信陵以正元元年鮑防
下及第為四人以六年作望江令讀其投石
祝江文云必也私欲之求行於邑里慘黷之
政施於黎元令長之罪也神得而誅之豈可
移於人以害其歲詳味此言其為政無愧於
神天可見矣至大中十一年寄客鄉貢進士
姚輦以其文示縣令蕭鎮鎮輟俸買石刊之
樂天十詩作於正元元和和之際距其亡十五

年耳而各已不傳新唐藝文志但記詩一卷
略無它說非樂天之詩幾於與草木俱腐乾
道二年歷陽陸同爲望江令得其詩於汝陰
王廉清爲刊板而致之郡庫但無祈雨文也
貢禹壯年仕不遇棄官而歸至元帝初乃召
用由諫大夫遷光祿奏言臣犬馬之齒八十八
一凡有一子年十二則禹入朝時蓋年八十
其生子時固已七十歲矣竟再遷至御史大
夫列於三公杜子美云長安卿相多少年富
貴應須致身早是不然也朱暉在章帝朝自
臨淮太守屏居後召拜僕射復爲太守上疏
乞留中詔許之因議事不合自繫獄不肯復
署議曰行年八十得在機密當以死報遂閉
口不復言帝意解遷爲尚書令至和帝時復
諫征匈奴計其年當九十矣其忠正非禹比
也

琵琶行海棠詩

白樂天琵琶行一篇讀之不足遂以謂真為
詞章至形於樂府詠歌之不足遂以謂真為
長安故倡所作予竊疑之唐世法網雖於此
為寬然樂天嘗居禁密且謫官未父必不肯
乘夜入獨處婦人缸中相從飲酒至於極彈
絲之樂中夕方去豈不虞商人者它日議其
後乎樂天之意直欲攄寫天涯淪落之恨爾
東坡謫黃州賦定惠院海棠詩有陋邦何處
得此花無乃好事移西蜀天涯流落俱可念
為飲一尊歌此曲之句其意亦爾也或謂殊
無一話一尊歌此曲之句其意亦爾也或謂殊
天之意者何必効常人章摹句寫而後已哉
自屈原詞賦假為漁父日者問荅之後後人
作者悉相規倣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以翰
虛鳥有先生亡是公揚子雲長揚賦以翰林
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以憑虛公子安
都主人張平子兩都賦以憑虛公子安處先

生左太冲三都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
國先生皆改名換字蹈襲一律無復超然新
意稍出於法度規矩者晉人成公綏嘯賦無
所實主必假逸群父子乃能遣詞枚乘七發
本只以楚太子吳客爲言而曹子建七啓遂
有玄微子鏡機子張景陽七命有冲漠公子
殉華大夫之名言話非不工也而此習根著
未之或改若東坡公作後杞菊賦破題直云
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殆如飛龍
搏鵬騫翔扶搖於煙霄九萬里之外不可搏
詰豈區區巢林翮羽者所能窺探其涯涘哉
於詩亦然樂天云醉兒如霜葉雖紅不是春
坡則曰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
杜老云休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正冠
坡則曰酒力漸消風力軟颼颼破帽多情却
戀頭鄭谷十日菊云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
秋香一夜衰坡則曰相逢不用忙歸去明日
黃花蝶也愁又曰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

弘治歲在
卷之二
六
一
書

日黃花蝶也愁正采舊公案而機杼一新前
無古人於是為至與夫用見他桃李樹思憶
後園春之意以為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
為一僧所嗤者有間矣

白樂天元微之同習制科中第之後白公寄

微之詩曰皆當少壯日同惜盛明時光景嗟

虛擲雲霄竊暗闕攻文朝矻矻講學夜孜孜

策目穿如札毫鋒銳若錐注云時與微之結

集策畧之目其數至百十各有纖鋒細管筆

攜以就試相顧輒笑目為毫錐乃知士子待

敵編綴應用自唐以來則然毫錐筆之名起
於此也

門生門下見門生

後唐裴尚書年老致政清泰初其門生馬裔
孫知舉放榜後引新進士謁謝於裴裴勸宴
永日書一絕云宦途最重是文衡天與愚夫
作盛名三主禮闈今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

時人榮之事見蘇耆開譚錄予以白樂天詩
有與諸同年賀座主高侍郎新拜太常同宴
蕭尚書亭子一篇注云座主於蕭尚書下及
第予考登科記樂天以正元十六年庚辰中
書舍人高郢下第四人登科郢以寶應二年
癸卯禮部侍郎蕭昕下第九人登科迨郢拜
太常時幾四十年矣昕自癸卯放進士之後
二十四年丁卯又以禮部尚書再知貢舉可
謂壽俊觀白公所賦益可見唐世舉子之尊
尚主司也以五代登科記考之裴在同光中
三知舉四年放進士八人裔孫預焉後十年
裔孫爲翰林學士以清泰三年放進士十三
人茲所書是已裔孫尋拜相新史亦載此一
句云

韓蘇杜公叙馬

韓公人物畫記其叙馬處云馬大者九匹於
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馬行者牽者奔者涉
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齧者

飲者沒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走者喜
而相戲者怒相踉齧者秣者騎者驥者走者
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焉
馬大小者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秦少游謂
其叙事該而不煩故做之而作羅漢記坡公
賦韓幹十四馬詩云二馬並驅攢八蹄二馬
宛頸鬣尾齊一馬任前雙舉後一馬却避長
鳴嘶老顛奚官騎且顧前身作馬通馬語後
有八匹飲且行微流赴吻若有一聲前者既濟
山林鶴飲後欲涉鶴俛啄最後一匹馬中龍
不嘶不動尾搖風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
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畫誰當
看詩之與記其體雖異其為布置鋪寫則同
誦坡公之語蓋不待見畫也予雲林繪監中
有臨本略無小異杜老觀曹將軍畫馬圖云
昔日太宗拳毛騮近時郭家師子花今之新
圖有二馬復令識者歎嗟其餘七匹亦殊
絕迥若寒空動煙雪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

廝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
深穩其語視東坡似若不及至於斯須九重
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不妨獨步也杜又
有畫馬讚云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驂騮老大
騷裏清新及四蹄雷電一日天地瞻彼駿骨
實惟龍媒之句坡公九馬贊言薛紹彭家藏
曹將軍九馬圖杜子美所為作詩者也其詞
云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為作誦偉哉九馬
讀此詩文數篇真能使入方寸超然意氣橫
出可謂妙絕動宮墻矣

慶元四年饒州盛夏中時雨頻降六七月之
間未嘗請禱農家水車龍具倚之於壁父老
以為所未見指期西成有秋當倍常歲而低
下之田遂以潦告餘干安仁乃於八月罹地
火之厄地火者蓋苗根及心孽虫生之莖幹
焦枯如火烈烈正古之所謂蠹賊也九月十
四日嚴霜連降晚稻未實者皆為所薄不能

復生諸縣多然有常產者訴于郡縣郡守攷
攷愛民有意蠲租然僚吏多云在法無此兩
項又云九月正是霜降節不足爲異案白樂
天諷諫杜陵叟一篇曰九月霜降秋早寒禾
穗未熟皆青乾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征
求考課此明證也予因記元祐五年蘇公守
杭日與宰相呂汲公書論浙西災傷曰賢哲
一聞此言理無不行但恐世俗諂薄成風揣
所樂聞與所忌諱爭言無災或有災而不甚
損八月之末秀州數千人訴風災吏以爲法
有訴水旱而無訴風災閉拒不納老幼相騰
踐死者十一人由此言之吏不喜言災者蓋
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蘇公及此可謂仁人
之言豈非昔人立法之初如所謂風災所謂
早霜之類非如旱之田可以稽考懼貪民
乘時或成冒濫故不輕啓其端今日之計固
難添創條式但凡有災傷出於水旱之外者
專委良守令推而行之則實惠及民可以救

其流亡之禍仁政之上也

容齋五筆卷第七

終

谷齋正筆卷第十

終

其後古之難行與人之

容齋五筆卷第八 十二則

白蘇詩紀年歲

白樂天爲人誠實洞達故作詩述懷好紀年
歲因閱其集輒抒錄之此生知負少年心不
展愁眉欲三十莫言三十是年少百歲三分
已一分何況纔中年又過三十二不覺明鏡
中忽年三十四我年三十六冉冉昏復旦非
老亦非少年過三紀餘行年欲四十有女曰
金鑿我今欲四十秋懷亦可知行年三十九
歲暮日斜時忽因時節驚年歲四十如今欠
一年四十爲野夫田中學鉏穀四十官七品
拙宦非由它毛鬢早改變四十白髮生况我
今四十本來形兒羸衰病四十身嬌癡三歲
女自問今年幾春秋四十初四十未爲老憂
傷早衰惡莫學二郎吟太苦纔年四十鬢如
霜下有獨立人年來四十一若爲重入華陽
院病髮愁心四十三已年四十四又爲五品

官面瘦頭斑四十四遠謫江州為郡吏行年
 四十五兩鬢半蒼蒼四十六時三月盡送春
 爭得不殷勤我今四十六衰頽卧江城鬢髮
 蒼浪牙齒疎不覺身年四十七明朝四十九
 應轉悟前非四十九年身老日一明百五夜月
 明天衰鬢蹉跎將五十關河迢遞過三千青
 山舉眼三千里白髮平頭五十五人宦途氣味
 已諳盡五十不休何日休五十江城守停杯
 忽自思莫學爾兄年五十歡娛長慶二年秋我年
 五十一未全老尚可且歡娛長慶二年秋我年
 老校於君合先退明年半百又加三前歲花
 前五十二今年花前五十五尚年七十猶強
 健尚得閑行十五春去時十一二今年五十五
 六我年五十七榮名得幾許我年五十七歸
 去誠已遲身為三品官年已五十八五十八
 翁方有後靜思堪喜亦堪嗟半百過九年艷
 陽殘一日火銷燈盡天明後便見平頭六十

人六十河南尹前途足可知不准擬身年六
十上山仍未要人扶不准擬身年六十遊春
猶自有心情我今悟已晚六十二方退閑今歲
日餘二十六來歲年登六十二心情多少在
六十二三人六十三翁頭雪白假如醒點欲
何爲行年六十四安得不衰羸我今六十五
走若下坡輪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五
八歸來今年六十六無憂亦無喜六十六年
春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七十
欠四歲此生那足論六十八衰翁乘衰百疾
攻又問年幾何七十九行欠二更過今年年七
十假如無病亦宜休今日行年將七十猶須
慙愧病來遲且喜同年滿七十莫嫌衰病莫
嫌貧舊語相傳聊自慰世間七十老人稀
然七十翁亦足稱壽考昨日復今辰悠悠七
十春人生七十稀我年幸過之白須如雪五
朝臣又入新正第七旬時年七十一行開第
八秩可謂盡天年吾今巳年七十一眼昏須

白頭風眩七十人難到過三更較稀七十三
人難再到今春來是別花來七十三翁旦暮
身誓開險路作通津風光拋得也七十四年
春壽及七十五倖露五十千其多如此蘇公
素重樂天故間亦効之如龍鍾三十九勞生
已強半歲莫日斜時還為昔人歎正引用其
語又四十二衰髮不知頭顱畏人不出何其愚我
今四十二衰髮不滿梳憶在錢塘正如此回
頭四十二衰髮非行年四十九還此北窻宿吾
年四十九賴此一喜嗟我與君皆丙子四
十九年窮不死五十五初過二衰顏記我
今如此白髮蒼顏五十三家人強遣試春衫
先生年來六十化道眼已入不二門紛紛華
髮不足道當返六十過去魂我年六十一顏
景薄西山結髮事文史俯仰六十踰與君皆
丙子各已三萬日翫味莊誦便如閱年譜也

唐劉仁軌

天將富此翁

任給事中為宰相李義府所惡出

爲青州刺史及代還欲斥以罪又坐漕船覆沒免官其後百濟叛詔以白衣檢校帶方州刺史仁軌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邪果削平遼海白樂天有自題酒庫一篇云身更求何事天將富此翁何處富酒庫不曾空注云劉仁軌詩天將富此翁以一醉爲富也然則唐吏以此爲仁軌之語而不言其詩爲未審耳

白公說俸祿

白樂天仕宦從壯至老凡俸祿多寡之數悉載於詩雖波及它人亦然其立身廉清家無餘積可以槩見矣因讀其集輒叙而列之其爲校書郎曰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三萬拾遺曰月慚諫紙二千張歲愧俸錢三十萬兼京兆戶曹曰俸錢四萬月可奉晨昏廩祿二百石歲可盈倉困賤江州司馬曰散員足庇身薄俸可資家壁記曰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罷杭州刺史曰三年請祿俸頗有

餘衣食移家人新宅罷郡有餘資為蘇州刺史曰十萬戶州尤覺貴二千石祿敢言貧為賓客分司曰俸錢八九萬給受無虛月高洛供雲水朝廷乞俸錢老宜官冷靜貧賴俸優饒官優有祿料職散無羈縻官銜依口得俸祿逐身來為河南尹曰厚俸如何用閑居不可忘不赴同州曰誠貪俸錢厚其如身力衰為太子少傅曰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閑人又問俸厚薄百千隨月至七年為少傅品高俸不薄其致仕曰全家道此曾無悶半俸資身亦有餘俸隨日計錢盈貫祿逐年支粟蒲困壽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其泛叙曰歷官凡五六祿俸及妻孥料錢隨官用生計逐年營形骸僦免班行內骨肉勾留俸祿中其它人者如陝州王司馬曰公事閑忙同少尹俸錢多敵尚書劉夢得罷賓客除祕監祿俸略同曰日望揮金賀新命俸錢依舊又如何歎洛陽長水二縣令曰朱紱洛陽官

位屈青袍長水俸錢貧其將下世有達哉樂
天行曰先賣南坊十畝園次賣東郭五頃田
然後兼賣所居宅髮鬚獲緡二三千但恐此
錢用不盡即先朝露歸夜泉後之君子試一
味其言雖日飲貪泉亦知斟酌矣觀其生涯
如是東坡云公廩有餘粟府有餘帛殆亦不
然

白居易出位

白居易為左贊善大夫盜殺武元衡京都震
擾居易首上疏請亟捕賊刷朝廷耻以必得
為期宰相嫌其出位不悅因是貶江州司馬
此唐書本傳語也案是時宰相張弘靖韋貫
之弘靖不足道貫之於是為失矣白集載與
揚虞卿書云左降詔下明日而東思欲一陳
於左右去年六月盜殺右丞相於通衢中迸
血體磔髮肉所不忍道合朝震慄不知所云
僕以書籍以來未有此事苟有所見雖畎畝
阜隸之臣不當默默况在班列而能勝其痛

憤耶故武丞相之氣平明絕僕之書奏曰午
入兩日之內蒲城知之其不與者或語以偽
言或陷以非語皆曰丞郎給舍諫官御史尚
未論請而贊善大夫何反憂國之甚也僕聞
此語退而思之贊善大夫誠賤冗耳朝廷有
非常事即日獨進封章謂之忠謂之憤亦無
愧矣謂之妄謂之狂又敢逃乎以此獲辜願
何如耳况又不以此為罪名乎白之自述如
此然則一時指為出位者不但宰相而已也
史又曰居易母墜井死而賦新井篇以是左
降前書所謂不以此為罪名者是已
歐陽公醉翁亭記東坡公酒經皆以字為
絕句歐用二十一也字坡用十六也字歐記
人人能讀至於酒經知之者蓋無幾坡公嘗
云歐陽作此記其詞玩易蓋戲云耳不自以
為奇特也而妄庸者作歐語云平生為此文
最得意又云吾不能為退之畫記退之不能

爲吾醉公亭記此又大妄也坡酒經每一也
字上必押韻暗寓於賦而讀之者不覺其激
昂淵妙殊非世間筆墨所能形容今盡載于
此以示後生輩其詞云南方之氓以糯與杭
雜以卉藥而爲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愕然
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麵而起肥之和
之以姜液蒸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
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斛爲率而五分
之爲三斛者一爲五升者四三斛者以釀五
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麴者以釀
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澤以少
水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必壅按而井泓
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凡酒之始萌也
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
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權衡也既
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後
定也既定乃注以斛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
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今也既

水五日乃筭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
筭半日取所謂贏者為粥米一而水三之揉
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擱而
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
也勁正合為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
而不猛也筭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
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
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此文如太牢八珍
咀爵不嫌於致力則真味愈雋永然未易為
俊快者言也

白公感石

白樂天有奉和牛思黯以李蘇州所寄太湖
石竒狀絕倫因作詩兼呈劉夢得俱末云共
嗟無此分虛管太湖來注與夢得俱典姑蘇
而不獲此石又有感石上舊字云太湖石上
鑄三字十五年陳結之案陳結之並無所
經見全不可曉後觀其對酒有懷寄李郎中
一絕句曰往年江外拋挑葉去歲樓中別柳

枝寂寞春來一盃酒此情唯李君知注云
挑葉結之也柳枝樊素也然後結之義始
明樂天以病而去柳枝故作詩云兩枝楊柳
小樓中嬾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歸去後
世間應不要春風因劉夢得有戲之句又
荅之云誰能更學孩童戲尋逐春風捉柳花
然其鍾情處竟不能忘如云病共樂天相伴
住春隨樊子一時歸金羈駱馬近貫却羅袖
柳枝尋放還觸詠罷來賓閣閉笙歌散後妓
房空是也讀之使人悽然

禮部韻略所分字有絕不近人情者如東之

與冬清之與青至於隔韻不通用而為四聲

切韻之學者必強立說然終為非是如撰字

至列於上去三韻中仍義訓不一頃紹興三
十年省闈舉子兼經出易簡天下之理得賦
予為參詳官有點檢試卷官蜀士杜莘云簡
字韻甚窄若撰字必在所用然唯撰述之撰

乃可爾如雜物撰德體天地之撰異夫三子
者之撰欠伸撰杖履之類皆不可用予以白
知舉請揭榜示衆何通遠諫議初亦難之子
曰尚舉場皆落韻如何出手乃自書一榜榜
才出八廂邏卒以爲逐舉未嘗有此例即錄
以報主者士人滿簾前上請予爲逐一剖析
然後退又靜之與靚其義一也而以靜爲上
聲靚爲去聲案漢書賈誼服賦澹虐若深淵
之靚顏師古注靚與靜同史記正作靜楊雄
甘泉賦暗暗靚深注云靚即靜字耳今浙入
兩音殊爲非理予各雲竹莊之堂曰賞靜取
杜詩賞靜憐雲竹之句也守僧居之頻年三
疊於是有道人指曰靜之左傍乃爭字以故不定
唐世贈典唯唐臣乞贈祖

唐世贈典唯唐臣乞贈祖
長慶中流澤頗異白樂天制集有戶部尚書
揚於陵回贈其祖爲吏部郎中祖母崔氏爲

郡夫人馬摠准制贈亡父亦請回其祖及祖
母散騎常侍張惟素亦然非常制也是時崔
植爲相亦有陳情表云亡父嬰甫是臣本生
亡伯祐南臣今承後嗣襲雖移孝心則在自
去年以來累有慶澤九在朝列再蒙追禁或
有陳乞皆許回授臣猥當寵擢而顯揚之命
獨未及於先人今請以在身官秩并前後合
叙勲封持乞回充追贈則知其時一切之制
如比伯兄文惠執政乞以已合轉官回贈高
祖既已得旨而爲後省封還固近無此比且
失於考引唐時故事也

承習用經語誤

經傳中事實多有轉相祖述而用初不考其
訓故者如邙谷風之詩爲淫新昏棄舊室而
作其詞曰宴爾新昏以我御窮宴安也言安
愛爾之新昏但以我御窮苦之時至於富貴
則棄我今人乃以初娶爲宴爾非惟於詩意
不合且又再娶事豈堪用也抑之詩曰訂謨

定命遠猶辰告毛公曰訐大也謨謀也猶道
也辰時也猶與猷同鄭箋曰猶圖也言大謀
定命爲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之如
正月始和布政也案此特謂上告下之義今
詞臣乃用於制詔以屬臣下而臣下於表章
中亦用之不知其與入告爾后之告不侔也
生民之詩曰誕彌厥月毛公曰誕大也彌終
也鄭箋言后稷之在母終人道十月而終
案訓彌爲終其義亦未易曉至俾爾彌爾性
似先公酉矣既釋彌爲終又曰酉終也頗涉
煩復生民凡有八誕字誕寘之隘巷誕寘之
平林誕寘之寒冰誕實匍匐誕后稷之穡誕
降嘉種誕我祀如登若類新安朱氏以爲亦
不通它如誕先登于岸之類新安朱氏以爲
發語之辭是已莆田鄭氏云彌只訓滿謂滿
此日月耳今稱聖節曰降誕曰誕節人相稱曰
誕日誕辰慶誕皆爲不然但承習膠固無由
可革雖東坡公亦云仰止誕彌之慶未能免

俗書之於此使子弟後生輩知之左傳王使
宰孔賜齊侯胙齊侯將下拜孔曰天子使孔
曰以伯舅豈老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
敢不下拜下拜登受謂拜於堂下而受胙
於堂上今人簡牘謝饋者輒曰謹已下拜猶
未爲甚失若天威不遠顏咫尺則上四字爲
天子設下三字爲人臣設故注言天鑒察不
遠威嚴常在顏面之前今士大夫往往於表
奏中言違顏或曰咫尺之類自無害也

長慶表章

中

上

唐自大曆以河北三鎮爲悍藩所據至元和
中田弘正以魏歸國長慶初王承元劉總去
鎮幽於是河北略定而穆宗以昏君崔植杜
元穎王播以庸相不能建父長之策輕徙田
弘正以啓王庭湊之亂繆用張弘靖以啓朱
克融之亂朝廷以諸道十五萬衆裴度元臣
宿望烏重嗣李光顏當時名將屯守踰年竟

無成功財竭力盡遂以節鉞授二賊再失河朔訖于唐亡觀一時事勢何止可為痛哭而宰相請上尊號表云陛下自即大位及此二年無巾車汗馬之勞而坐平鎮冀無亡弓遺鏃之費而立定幽燕以謂威靈四及請為神武君臣上下其亦云無羞取矣此表乃白居易復有所作又翰林學士元稹求為宰相恐裴度表極陳其狀帝不得已解稹翰林恩遇如故積怨度欲解其兵柄勸上罷兵未幾拜相居易代作謝表其略云臣遭遇盛明不因人進擢居禁內訪以密謀恩獎太深讒謗並至雖內省行事無所愧心然上黷宸聰合當死責其文過飾非如此居易二表誠為有玷盛德元白習制科其書後分為四卷命曰策林其策頭策項各二道策尾三道此外曰美謙遜塞人望政必成不勞而理風化澆朴復雍熙

感人心之二類凡七十五門言所應對者百不用其一二備載於文集云

八種經典

開士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字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經凡二萬七千九百四十二字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凡五千二百八十七字壞罪集福淨一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百一十字應念願願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凡九千八百字用正見觀真相莫出於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凡六千九百九十字詮自性認本覺莫深於實相法密經凡三千一百五十字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凡九十二百五十八字是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字三乘之要旨萬佛之祕藏盡矣唐

容齋五筆卷第九 十二則

畏人索報書

士大夫得交朋書問有懶傲不肯即答者記

白樂天老慵一絕句曰豈是交親向我踈老

慵自愛閉門居近來漸喜知聞斷免惱嵇康

索報書案嵇康與山濤絕交書云素不便書

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

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又樂天所

云正此也乃知畏於答書其來久矣

予既書白公鍾情蠻素於前卷今復見其不

能忘情吟一篇尤為之感歎輒載其文因以

自警其序云樂天既老又病風乃錄家事會

經費去長物妓有樊素者年二十餘綽綽有

歌舞態善唱楊柳枝人多以曲名名之由是

各聞洛下籍在經費中將放之馬有駱者籍

在長物中將鬻之馬出門驤首反顧素聞馬

容齋五筆卷第九 十二則

嘶慘然立見拜婉變有辭辭畢涕下予亦慙
默不能對且命反袂飲之酒自飲一盃快吟
數十聲聲成文文無定句予非聖達不能忘
情又不至於不及情者事來攪情情動不可
擬因自晒題其篇曰不能忘情吟吟曰鬻駱
馬兮放楊柳枝掩翠黛兮頻金羈馬不能言
兮長鳴而却顧楊柳枝再拜長跪而致辭辭
曰素事主十年凡三千有六百日巾櫛之間
無違無失今素貌雖陋未至衰摧駱力猶壯
又無虺隤即駱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
歌亦可以送主一盃一旦雙去有去無回故
素將去其辭也苦駱將去其鳴也哀此人之
情也馬之情也豈主君獨無情哉予俯而歎
仰而哈且曰駱駱爾勿嘶素素爾勿啼駱反
廐素反閨吾疾雖作年雖頽幸未及項籍之
將死亦何必一日之內棄雖兮而別虞兮乃
目素兮素兮為我歌楊柳枝我姑酌彼金壘
我與爾歸醉鄉去來觀公之文固以遣情釋

意耳素竟去也此文在一集最後卷故讀之者未必記憶東坡猶以爲擲技不忍去因劉夢得春盡絮飛之句方知之於是美朝雲之獨留爲之作詩有不似揚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之語然不及二年而病亡爲可歎也

擒鬼章祝文

東坡在翰林作擒鬼章奏告

古今所共

求裕陵祝文云大獮獲禽必有指蹤之自豐年多廩孰知耘耔之勞昔漢武命將出師而呼韓來庭効于甘露憲宗厲精講武而河湟恢復見于大中其意蓋以祭文云元豐之末神宗有平喃氏之志至于元祐乃克有成故告陵歸功謂武帝憲宗亦經營於初而績効在於二宣之世其用事精切如此今蘇氏眉山功德寺所刻大小二本及季真給事在臨安所刊并江州本麻沙書坊大全集皆只自耘耔句下便接憬彼西戎古稱右臂正是好

處却芟去之豈不可惜唯成都石本法帖真
跡獨得其全坡集奏議中登州上殿三劄皆
非是司馬季思知泉州刻溫公集有作中丞
日彈王安石章尤可笑溫公以治平四年解
中丞還翰林而此章乃熙寧三年者二集皆
出本家子孫而爲妄人所誤季思不能
察耳坡內制有溫公安葬祭文云元豐之末
天步爲艱社稷之衛中外所屬惟是一老屏
予一人名高當世行滿天下措國於太山之
安下令於流水之源歲月未周綱紀畧定天
若相之又復奪之殄瘁之哀古今所共知之
者
神考用之者聖母馴致其道太平可期長爲
宗臣以表後世往奠其葬庶知予懷而石本
頗不同其詞云元豐之末天步惟艱社稷之
衛存者有幾惟是一老屏予一人措國於太
山之安下令於流水之原歲未及暮綱紀畧
定道之將行非天而誰天旣予之又復奪之

惟聖與賢莫如天何然其所立天亦不能亡也知之者
神考用之者聖母馴致其道終於太平永爲
宗臣與國無極於其葬也告諸其柩今莫能
攷其所以異也

歐公送慧勤詩

國朝承平之時四方之人以趨京邑爲喜蓋
士大夫則用功名進取係心商賈則貪舟車
南北之利後生嬉戲則以紛華盛麗而悅夷
攷其實非南方比也讀歐陽公送僧慧勤歸
餘杭之詩可知矣曰越俗僭宮室傾貲事雕
墻佛屋尤其侈耽耽擬侯王文彩瑩丹漆四
壁金焜煌上懸百寶蓋宴坐以方牀胡爲棄
不居棲身客京坊辛勤營一室有類燕巢梁
南方精飲食菌筍比羔羊飯以玉粒粳調之
甘露漿一饌費千金百品羅成行晨興未飯
僧日昃不敢嘗乃茲隨北客枯粟充饑腸東
南地秀絕山水澄清光餘杭幾萬家日夕焚

清香煙霏四面起雲霧雜芬芳豈如車馬塵
 鬢髮染成霜三者孰苦樂子奚勤四方觀此
 詩中所謂吳越宮室飲食山水三者之勝昔
 日固如是矣公又有山中之樂三章送之歸
 勤後識東坡為作詩集序者

歐公樂郊詩云有山在其東有水出透夷近

歲丁朝佐辨正謂其字參古今之變必有

據予因其說而悉索之此二字凡十二變一

曰委蛇本於詩羔羊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毛

公注行可從跡也鄭箋委曲自得之兒委

危反蛇音移左傳引此句杜注云順貌莊子

載齊威公澤中所見其名亦同二曰委他詩

君子偕老委委佗佗毛注委委者行可委曲

從迹也佗者德平易也三曰透迤韓詩釋上

文云公正貌說文透迤斜去貌四曰倭遲詩

四牡駢駢周道倭遲注歷遠之貌五曰倭夷

韓詩之駢駢文也六曰威夷潘岳詩迴谿繁曲阻

韓詩之駢駢文也六曰威夷潘岳詩迴谿繁曲阻

韓詩之駢駢文也六曰威夷潘岳詩迴谿繁曲阻

韓詩之駢駢文也六曰威夷潘岳詩迴谿繁曲阻

韓詩之駢駢文也六曰威夷潘岳詩迴谿繁曲阻

韓詩之駢駢文也六曰威夷潘岳詩迴谿繁曲阻

峻阪路威夷孫綽天台山賦既克儕於九折
路威夷而脩通李善注引韓詩周道威夷薛
君曰威夷險也七曰委移離騷經載雲旗之
委蛇一本作逶迤一本作委移注雲旗委移
長也八曰逶移劉向九歎遵江曲之逶移九
曰逶蛇後漢費鳳碑君有逶蛇之節十曰蝮
蛇張衡西京賦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蝮
蛇李善注蝮蛇聲餘詰曲也十一曰馮也漢
逢盛碑當遂馮也立號建基十二曰威遲劉
夢得詩柳動御溝清威遲堤上行韓公南海
廟碑蝮蛇蛇亦然而則歐公正用韓詩朝
佐不暇尋繹之爾

東不可各園

今人亭館園池多即其方隅以命名如東園
東亭西池南館北榭之類固為簡雅然有當
避就處歐陽公作真州東園記最顯案漢書
百官表將作少府掌治宮室屬官有東園主
章注云章謂大材也主章掌大材以供東園

大匠紹興三十年予爲省試參詳官主司委
出詞科題同院或欲以東園主章爲箴予曰
君但知漢表耳霍光傳元之喪賜東園温明
服虔曰東園處此器以鏡置其中以懸尸上
師古曰東園署名也屬少府其署主作此器
董賢傳東園祕器以賜賢注引漢舊儀東園
祕器作棺若是豈佳處乎同院驚謝而退然
則以東名園是爲不可予有兩園適居東西
故扁西爲西園而以東爲東園蓋避此也
古書及漢人用字如一之與壹二之與貳三
之與參其義皆同鳴鳩序刺不壹也又云用
心之不壹也而正文其儀一兮表記節以壹
惠注言聲譽雖有衆多者節以其行一大善
者爲謚耳漢華山碑五載壹巡狩祠孔廟碑
恢崇壹變祝睦碑非禮壹不得犯而後碑云
非禮之常一不得當則與壹通用也孟子市
價不貳趙岐注云無二賈者也本文用大貳

字注用小二字則二與貳通用也易繫辭參
天兩地釋文云參七南反又如字音三周禮
設其參注參謂卿三人則三與參通用也九
之與父十之與拾百之與陌亦然予頃在英
州訪鄰人利秀才利新作茅齋頗淨潔從予
乞名其前有兩高松因爲誦藍田壁記命之
曰二松其季請曰是使大貳字否坐者皆晒
蓋其人不知書信口輒言以貳譏笑若以古
字論之亦未爲失也文惠公名流杯亭曰一
詠而采借隸法扁爲壹味讀者多以爲疑顧
弟弗深考耳何恙不已

何恙不已

公孫弘爲丞相以病歸印上報曰君不幸罹
霜露之疾何恙不已顏師古注恙憂也何憂
於疾不止也禮部韻略訓恙字亦曰憂也初
無訓病之義蓋旣云罹疾矣不應復云病師
古之說甚爲明白而世俗相承至問人病爲
貴恙謂輕者爲微恙心疾爲心恙風疾爲風

恙根著已深無由可改

西漢用人元字

前漢書好用人字如文帝紀人自以為
得之者以萬數又曰人自安難動搖元帝
紀人自以得上意食貨志人自愛而重
犯法韓信傳人自以為得大將曹參傳齊
故諸儒以百數言人自以爲咎繇鮑宣傳
叔孫通傳吏人奉職賈誼傳人各如其
意所出揚雄傳韓延壽傳人以爲問以謠俗
人牽引所私韓延壽傳人以爲問以謠俗
爲飲張騫傳人延問嚴安傳人自以爲更
賢王莽傳人延問嚴安傳人自以爲更
生王吉傳人自製是也後漢書亦間有之
如崔駰傳人有以自優五行志人莫不
畏憲吳漢傳諸將人自危荀彧傳人自安
人懷憂王允傳人自危荀彧傳人自安
呂強傳諸常侍人人求退是也又元二
考之六經無所見而兩漢書多用之如前漢

文帝紀全天下元元之尸武紀燭幽隱勸元
元所以化元元宣紀不忘元元元紀元元失
望元元騷動元元安所歸命成紀元元勞於耕
者眾哀紀元元不贍刑法志罹元元冤失職
嚴安傳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嚴助傳使元
元之民安生樂業賈捐之傳保全元元東方
朔傳元元之神元元各得其所魏相傳尉安元
唯陛下留神元元而巳康衡薛宣傳哀閔元元
育傳安元元而巳康衡薛宣傳哀閔元元王
嘉傳憂閔元元谷永傳以慰元元心匈奴
傳元元萬民是也後漢光武紀元元下為元元
歸賊害元元歸本元元愁恨惠茲元元元章紀誠欲
元元去未歸本元元元未論深元元元之愛和紀
愛養元元元下濟元元元順紀元元元被害質紀元
元嬰此困毒桓紀害及元元元鄧后紀劉毅傳元
垂恩元元王昌傳元元貨贍元元耿弇傳元元
心郎顛傳弘濟元元貨贍元元曹褒傳元元仁濟

元元范升傳元元焉所呼天免元元之急鍾
離意傳憂念元元何敞傳元元怨恨安濟元
元楊終傳以濟元元虞詡傳遭元元無妄之
災皇甫規傳平志畢力以慶元元是也予謂
元元者民也而上文又言元元之民元元黎
民意也萬民近於複重矣故顏注或云元元
韓文公諫佛骨表其詞切直云凡有殃咎
宜加臣身上天監臨臣不怨悔坐此敗潮州
刺史而謝表云臣於當時之文未有過人者
至論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薦
之郊廟雖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遜而負
罪嬰釁自拘海島懷痛窮天死不閉目伏惟
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考韓所言其意乃望召
還憲宗雖有武功亦未至編之詩書而無愧
至於紀泰山之封鑊白玉之牒東巡奏功明
示得意等語摧挫獻佞大與諫表不侔當時

李漢輩編定文集惜不能爲之除去東坡自
黃州量移汝州上表云伏讀訓詞有人材實
難不忍終棄之語臣昔在常州有田粗給饘
粥欲望許令常州居住輒叙徐州守河及獲
妖賊事庶因功過相除得從所便讀者謂與
韓公相類是不然二表均爲歸命君上然其
情則不同坡自列往事皆其實跡而所乞不
過見地耳且略無一佞詞真爲可服

燕賞逢知己

白樂天爲河南尹日有荅舒負外云負外游
香山寺數日不歸兼辱尺書大誇勝事時正
值坐衙慮囚之際走筆題長句以贈之曰黃
菊繁時好客到碧雲合處佳人來酌顏一笑
天挑綻清冷秋聲寒玉哀軒騎逶迤掉容與
留連三日不能回白頭老尹府中坐早衙纔
退暮衙催謝希深歐陽公官洛陽同游嵩山
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留守錢文僖公遣吏
以厨傳歌妓至且勞之曰山行良勞當少留

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王定國訪東坡
公於彭城一日棹小舟與顏長道携盼卿三
子游泗水南下百步洪吹笛飲酒乘月而來
坡時以事不得往夜著羽衣佇立黃樓上相
視而笑以爲李太白死世間無此樂三百餘
年矣定國旣去逾月復與參寥師泛舟洪下
追憶曩游作詩曰輕舟弄水買一笑醉中蕩
漿肩相摩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
羅味此三游之勝今之燕賓者寧復有之蓋
亦值知已也

唐世五月五日揚州於江心鑄鏡以進故
國朝翰苑撰端午帖子詞多用其事然遣詞
命意工拙不同王禹玉云紫閣曠曠隱曉霞
瑶墀九御薦萑華何時又進江心鑑試與君
王卻衆邪李邦直云艾葉成人後榴花結子
初江心新得鏡未央宮裏更飛符菱花欲共朱
江中方鑄鏡未央宮裏更飛符菱花欲共朱

靈合驅盡神姦又得無又揚子江中百鍊金
寶奩疑是月華沉爭如聖后無私鑑明照人
閒萬善心又江心百鍊青銅鏡架上雙紉翠
縷衣李士美云何須百鍊鑄五時花向帳前施
墨卿云百鍊鑑從江上鑄五時苑外多年廢鷺
許冲元云江中今日成龍鑑苑外多年廢鷺
陂合照乾坤共作鏡放生河海盡為池蘇子
由云揚子江中寫鏡龍波如細穀不搖風宮
中驚捧秋天月長照人問助至公大槩深如此
唯東坡不然曰講餘交翟轉回廊始覺深宮
夏日長揚子江心空百鍊只將無逸監興亡
其輝光氣焰可畏而仰也若白樂天諷諫百
鍊鏡篇云江心波上舟中鑄五月五日云
時背有九五飛天龍人中呼為天子鏡又云
太宗常以人為鏡監古監今不監容乃知天
子別有鏡不是揚州百鍊銅用意正與坡合
予亦嘗有一聯云願儲醫國三年艾不博江
心百鍊銅然去之遠矣端午故事莫如楚人

必用鏡事云
競渡之的蓋以其非吉祥不可施諸祝頌故

容齋五筆卷第九終

容齋五筆卷第十 十二則

哀公問社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以諫。既往，不咎。古人立社，但各因其土地所宜，木爲之。初，非求異而取義於彼也。哀公本不必致問，既聞用栗之言，遂起使民戰栗之語，其意謂古者弗用命戮于社，所以威民。然其實則非也。孔子責宰我，不能因事獻可，替否，既非成事，尚爲可諫，且非既往何咎之云。或謂使民戰栗，一句亦出於宰我，記之者欲與前言有別，故加曰字，以起之。亦是說然戰栗之對使，出於我，則導君於猛顯爲非，宜出於哀公，則便即時正救，以杜其始。兩者皆失之，無所逃於聖人之責也。哀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家，不克成，卒爲所逐，以至失邦。其源蓋在於此。

何休注公羊傳云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
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栢猶迫也。親而不遠。主
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
也。然則戰栗之說亦有所本。公羊云虞主用
桑練主用栗。則三代所奉社。其亦以松栢栗
爲神之主乎。非植此木也。程伊川之說有之。
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碁罷不
知人換世。酒闌無柰客思家。此歐陽公絕妙
之語。然以四句各一事。似不相貫穿。故名之
曰夢中作。末嘉士人薛韶喜論詩。嘗立一說
云。老杜近體律詩。精深妥帖。雖多至百韻。亦
首尾相應。如常山之蛇。無間斷。齟齬處而絕
句。乃或不然。五言如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
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急雨梢溪足。斜
暉轉樹腰。隔巢黃鳥並。翻藻白魚跳。江動月
移石。溪虛雲傍花。鳥棲知故道。帆過宿誰家。
鑿井交棕葉。開渠斷竹根。扁舟輕裹纜。小徑

曲通村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北泥竹高鳴翫
翠沙僻舞鷓鴣雞釣艇收縉盡昏鴉接翅稀月
生初學扇雲細不成衣舍下筍穿壁庭中藤
刺簷地晴絲冉冉江白草纖纖七言如糝徑
楊花鋪白擅點溪荷葉疊青錢筍根雉子無
人見沙上鳧雛傍母眠兩箇黃鸝鳴翠柳一
行白鷺上青天窻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
萬里船之類是也予因其說以唐人萬絕句
考之但有司空圖雜題云驛步堤繫閣軍城
鼓振橋鷗和湖鴈下雪隔嶺梅飄舫艇猿偷
上蜻蜓燕競飛樵香燒桂子苔濕挂莎衣

張碧農父詩云運鋤耕斲侵星起隴畔豐盈

滿家喜到頭禾黍屬他人不知何處拋妻子

杜荀鶴田翁詩云白髮星星筋力衰種田猶

自伴孫兒官苗若不平平納任是豐年也受

飢讀之使人愴然以今觀之何啻倍蓰也

衛宣公二子

乘舟之詩為及壽而作也左傳云宣公烝於

庶母夷姜生急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

生壽及朔宣姜與公子朔諸急子宣姜者宣

公所納殺之妻翻譖其過公使諸齊使盜待

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壽子載其

旌以先盜殺之遂兄弟并命案宣公以魯隱

有九年姑以即位之始便成烝亂而急子即

以次年生勢須十五歲然後娶既娶而奪之

者以越境非十歲以下兒所能辨也然則十

九年之間如何消破此最為難曉也

今人謂縑帛一匹為壹端或總言端匹按左

傳幣錦二兩注云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兩

所謂匹也二兩二匹也然則以端為匹非矣

湘山野錄載夏英公鎮襄陽遇大禮赦恩賜

致仕官束帛以綰十匹與胡旦旦笑曰奉還
五匹請檢韓詩外傳及諸儒韓康伯等所解
束帛箋箋之義自可見證英公檢之果見三
代束帛束脩之制若束帛則卷其帛爲二端
五匹遂見一端正合此說也然周易正義及
王弼注韓詩外傳皆無其語文瑩多妄誕不
足取信案春秋公羊傳乘馬束帛注云束帛
謂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法地若文瑩以
此爲證猶之可也

唐人草堂詩句

予於東圃作草堂欲采唐人詩句書之壁而
未暇也姑錄之于此杜公云西郊向草堂昔
我去草堂草堂少花今欲栽草堂塹西無樹
林白公有別草堂三絕句又云身出草堂心
不出劉夔得傷愚溪云草堂無主燕飛回元
微之和裴校書云清江見底草堂在錢起有
暮春歸故山草堂詩又云暗歸草堂靜半入
花源去朱慶餘稱著朱衣入草堂李涉草堂

曾與雪為鄰顧况不作草堂招遠客郎士元
草堂竹徑在何處張籍草堂雪夜携琴宿又
云西峯月猶在遙憶草堂前武元衡多君能
寂寞共作草堂游陸龜蒙草堂祗待新秋景
又云草堂盡日留僧坐司空圖草堂舊隱猶
招我韋莊今來空訝草堂新子蘭策杖吟詩
上草堂皎然有題湖上草堂云山居不買刻
中山湖上千峯處處開芳草白雲留我住世
人何事得相關

公穀解經書日

孔子作春秋以一字為褒貶大氏志在尊王
至於紀年叙事只因舊史杜預見汲冢書魏
國史記謂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
以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所謂書日不書
日在輕重事體本無所系而公羊穀梁二傳
每事斷之以日故窒而不通左氏惟有公子
益師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一說其它亦
鮮今表二傳之語以示規曹公羊云益師卒

何以不日遠也葬者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
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
而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日正也當
時而日危不得葬也庚寅入邴其日何難也
取邑不日相之盟不日信之也甲寅齊人伐
衛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壬申公朝于
王所其日何錄乎內也辛巳晉敗秦于穀詐
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甲戌敗狄于鹹其日
何大之也子卒何以不日隱之也即位不日
穀梁最多甲者之盟不日大夫日卒正也諸
侯日卒正也日入惡入者也外盟不日取邑
不日大閱崇武故謹而日之前定之盟不日
公敗齊師不日疑戰也公敗宋師其日成敗
之也齊人滅遂其不日微國也公會齊侯盟
于柯相盟雖內與不日信也媵陳人之婦其
不日數渝惡之也癸亥葬紀叔姬不日卒而
日葬閱紀之亡也子卒日正也叔姬不日故也
所見則日戊辰盟于葵丘相盟不日此何以

日美之也辛卯沙鹿崩其日重變也戊申隕
石于宋是月六鷓退飛石無知故日之鷓微
有知之何物故月之乙亥齊侯小白卒此以正
其日之何也壬申公朝于王所其日以再
致天子故謹而日之繫於月月繫於時其
不月失其所繫也丁未商臣弑其君髮日髮
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弑也乙巳及晉處父盟
不言公諱也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甲
戌取須句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其甚矣其
取故謹而日之也辛丑葬襄王日之甚矣其
不葬之辭也乙卯晉楚戰于邲日其事敗也
癸卯晉滅潞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
夷狄不日其日潞子賢也甲戌楚子卒夷狄
卒而不日日少進也癸酉戰于鞏其日或曰
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梁山崩不言日何也
高者有崩道也鼯鼠食郊牛角不言日急辭
也庚申莒潰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秋公至自
會不日自伐鄭也丙戌鄭伯卒于操其日

未踰竟也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其日正統之
出也蔡世子弒其君其不日卒而月葬不葬
夷之冬十月葬蔡景公不日卒而月葬不葬
者也四月楚公子比弒其君弒君者日不日
比不弒也甲戌同盟于平丘其日善是盟也
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
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定之即位何以日也
著之也它釋時月者亦然通經之士可以默
論矣沙鹿梁山為兩說尤不然蘇子由春秋
論云公羊穀梁之傳日月土地皆所以為喜怒
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祥何足以為喜怒
其意蓋亦如此

柳應辰押字

予頃因見鄂州南樓土中磨崖碑其一刻柳
字下一字不可識後訪得其人名應辰而云
是唐末五代時湖北人也既載之四筆中今
始究其實柳之名是已蓋以
國朝寶元元年呂溱榜登甲科今浯溪石上

能知有大押字題云押字起於心心之所記人不
大宋熙寧七年甲寅歲刻尚書都官負外郎
武陵柳應辰時爲末州通判仍有詩云浯溪
石在大江邊心記閑將此地鑄自後人來
屈指四千六百甲寅年有閩中陳思者跋云
右柳都官欲以怪取名所至留押字盈丈莫
知其何爲押字古人書名之草者施於文記
間以自別識耳今應辰鐫刻廣博如許已怪
矣好事者從而爲之說謂能祛逐不祥真大
可笑予得此帖乃恨前疑之非石傍又有蔣
世基述夢記云至和三年八月知永州職方
負外郎柳拱辰受代歸闕祁陽縣令齊術送
行至白水夢一儒衣冠者曰我元結也今柳
公游浯溪無詩而去子盍求之覺而心異之
遂獻一詩柳依韻而其語不工拱辰以天之
聖八年王拱辰榜登科殆應辰兄也輒并記

唐堯無後

堯舜之子不肖等耳舜之後雖不有天下而
傳至於陳及田齊幾二千載惟堯之後當舜
在位時即絕故禹之戒舜曰母若丹朱傲用
殄厥世又作戒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
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源丹朱之惡固在
所絕方舜禹之世願不能別訪賢胄爲之立
繼乎左傳載子產之辭曰唐人是因以服事
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成王滅唐而封太叔
又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氏曰御
龍范宣子曰勾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
夏爲御龍氏然則封國雖絕尚有子孫武王
滅商封帝堯之後於薊而未嘗一見於簡策
史趙言楚之滅陳曰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
數未也臧文仲聞蓼與六二國亡曰臯陶庭
堅不祀忽諸堯之盛德豈出舜臯之下而爵
邑不能及孫何也斯須之敬人徒謂堯舜古昔

今公私宴會稱與主人對席者曰席面古者謂之賓謂之客是已儀禮燕禮篇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為賓賓少進禮辭又命之賓許諾左傳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杜預云客一坐所尊也乾道二年十一月薛季益以權工部侍郎受命使金國侍從共餞之於吏部尚書廳陳應求主席自六部長貳之外兩省官皆預凡會者十二人薛在部位最下應求揖之為客辭不就曰常時固自有次第柰何今日不然諸公言此席正為侍郎設何辭之為薛終不可予時為右史最居末坐給事中王日嚴目予曰景盧能倉卒間應對願出一轉語折衷之予笑謂薛曰孟子不云乎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侍郎姑處斯須之敬可也明日以往不妨復如常時薛無以對諸公皆稱善遂就席

丙午丁未

丙午丁未之歲
中國遇此輒有變故非禍生於內則夷狄外
侮三代遠矣姑撫漢以來言之高祖以丙午
崩權歸呂氏幾覆劉宗武帝元光元年爲丁
未長星見蚩尤旗亘天其春戾太子生始命
將出征匈奴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屠夷死
滅不可勝數及於巫蠱之禍太子子父皆敗
昭帝元平元年丁未帝崩昌邑太子子復廢一
歲再易主成帝末始二年三年爲丙午丁未
王氏方盛封莽爲新都侯立趙飛燕爲皇后
由是國統三絕漢業遂頽雖光武建武之時
海內無事然勾引南匈奴稔成劉淵亂華之
釁正是歲也殤帝安帝之立值此二年東漢
政亂實基於此威帝終於永康丁未孝靈繼
之漢室滅矣魏文帝以黃初丙午祭明帝嗣
位司馬氏奪國兆於此時晉武太康六年七
年惠帝正在東宮五胡毒亂此其源也東晉
訖隋南北分裂九縣臙回在所不論唐太宗

正觀之季武氏已在後宮中宗神龍景龍其事可見代宗大曆元二大盜初平而置其餘孽於河北強藩悍鎮卒以亡唐寶曆丙午敬宗遇弒大和丁未是為文宗甘露之悲至於不可救藥僖宗光啓之際天下固已大亂而中官劫幸興元襄王煊僭立石晉開運遺禍至今皇朝景德方脫契丹之擾而明年祥符神皇宮觀之役崇熾海內虛耗治平丁未王安石入朝惛亂宗社靖康丙午都城受圍逮于丁未汴失守矣淳熙丁未丙午都城中高宗上仙揔而言之大抵丁未之災又慘於丙午昭昭天象見於運行非人力之所能為也

祖宗進用宰相惟意所屬初不以內外高卑為主若召故相則率置諸見當國者之上太

平興國中薛文惠公居正薨盧多遜沈倫在相位而趙韓王普以太子太保散秩而拜昭

文咸平四年李文靖公沆為集賢而召故相
呂文穆公蒙正為昭文景德元年文靖薨王
文正公旦文穆公欽若為參政不次補而畢
文簡公士安由侍讀學士寇忠愍公準由三
司使並命為史館集賢畢公雖歷參政不及
一月至和二年陳恭公執中罷劉沆在位而
外召文富熙寧三年韓獻肅公絳王荆公安
沆遷史館熙寧三年韓獻肅公絳王荆公安
石同拜韓在上年荆公再入遂拜昭文居韓之
復為館相明年荆公再入遂拜昭文居韓之
上元祐元年召文潞公於洛司馬公自門下
侍郎拜左僕射固辭乞令彦博以太師兼侍
中行左僕射而已為右以佐之
宣仁不許曰彦博豈可居卿上欲命兼侍中
行右僕射會臺諫有言彦博不可居三省長
官於是但平章軍國重事崇寧以後蔡京凡
四入輒為首台此非可論典故也隆興元年
冬湯岐公思退為右僕射張魏公浚為樞密

使孝宗欲命張爲左請於

德壽

高宗曰湯思退元是左相張浚元是右相只仍其舊可也於是出命

容齋五筆卷第十

終

自隨筆權輿而續之次三至五合七十
四卷按茲普精文有田却精有胡骨賦
容齋先生文敏洪公之所紀述也筆爲
卷各十六咸冠以叙五獨十卷而無題
辭蓋未及成而絕筆也云索器薛對結
先生父子伯仲以文籙相禪屹爲一代
詩書禮樂宗主論其文高文大冊中
中興人物巨擘當首屈也蒙知
四朝眡儀兩地大而裁成

國史作難兩此大而殊矣

宋一經次而代當首屈也蒙味

言坡掖雷風鼓動其它高文大冊分
兩橐而是書所載又翰墨之餘力也其
爲書也陰陽象緯是鈎是索經籍傳註
是糾是砭古事於我乎發敷古人於我
乎品藻正譌攷異核偽剖微若典故沿
革若姓族譜謀文有町畦詩有胎骨源
而委葉而根下逮僊梵鑿數亦時罔羅

爲之量齊千彙萬狀而道以貫之卒歸
乎一也圭璋璧琮旅陳位置而犀象珠
貝鐘磬彝鬲又錯其中麗其側也今

江右祥刑使者寺簿公視

先生爲從祖顛管作屏依然遺愛

聞孫紹最因任乘輶亦旣出潢池赤子
勞徠而枕席之臺府文書益省迺裒五
筆而刻諸梓校寶婺舊刊茲爲全書將
使章貢父老指爲棠陰之菱也以

櫛閭

閻晚生首况摹本俾克紬繹念咎侍
先生丈席嘗竊窺緒餘或與客語悠然
反隅或閱近書躍然觸機輒引筆行墨
頃刻數則殆如鑿地而井隨鑿湧泉橋
衡百罌衮衮不竭巨盜萬繭信手得緒
縑之杼之可丈而可匹也漢王充有書
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名曰論衡而
唐李肇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
采風俗助譚笑號其書國史補論議有

識以權衡史籍有功於裨補沿名取義
於

先生宜兩得也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
萬言而史補董董三卷彼善於此猶足
稱雄然史載充著書時閉門潛思絕慶
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或者爲
先生哂之彼一何勞而我佚也蔡邕入
吳始得其書歸藏帳中或搜得抱數卷
去邕囑勿廣曰惟我與爾共之噫嘻邕

獲它人書閱恠如寶與爾共之歡喜也
寺簿公乃出其家書與衆共之自是人
可讀戶可傳又將無翼而蜚且至雞林
矣此其量之廣狹見之公私又何翅山
淵負而霄壤隔也嘉定壬申子月初吉
里學生從事郎充江南西路提舉茶鹽
司幹辦公事丘懋謹書 十五篇二十韻

蘇東坡集卷之二十一

叔祖文敏公居閑日久著述爲多隨筆
五書凡七十四卷考覈經史摭摭典故
參訂品藻精審該洽學士大夫爭欲傳

襲

及

頃守章貢後

前筆師以干變文自

公四十年以其書錄于郡齋揭來守建
又後

公四十三年於是復錄此書于建方欲
彙公之文刻寘祠下適以移官未暇也
當嗣圖之以成云嘉寶十六年秋八月

山莊先生之志云嘉定十六年秋八月
既望姪孫朝議大夫直華文閣知建寧
軍府事新除直敷文閣知隆興府江西
安撫及謹識

公四十年以其書疑于時齋誌來守數
難外即守齋容齋隨筆初刊于婺女自
參信品薰計續至五繼刊于章貢然歲
正書凡十久字漫不復可辨紹定改
妹時文煥公元

偶得建溪刊本詳加

校命工鋟梓始於是年之
仲春訖於次年之季秋刊
成全書庶幾流傳益廣云
重九日臨川周謹書

重刊日誦川周勤書

知全書無幾亦與益齋云
中春詣汝水半之季煉候
效命工難辨故汝晏羊之

跋

洪文敏自序稱余作容齋隨筆首尾十八年續筆十三年三筆五年四筆不費一歲丘橐跋稱筆爲卷各十六咸冠以叙五獨十卷而無題辭蓋未及成而絕筆也隨筆刻於婺州嘉定中其侄孫伋守章貢始哀五筆鋟於郡齋其後移守建寧又復鋟之紹定改元臨川周謹得建溪刊本更爲覆刻是本隨筆續筆均宋刻宋諱闕筆或改字以避當卽伋守章貢時所刊者字體端嚴寫刻絕精明嘉靖本誤處甚多此可是正四筆卷一至五亦宋刻行款相同然刻工姓名無一與首二筆同者且字體已轉爲圓潤疑是建寧覆本且有元大德補刊之葉餘皆配以明華氏會通館銅活字板此由宋紹定刊本出世亦推爲善本顧間有訛奪四筆卷八承天塔記或疾疫連數十州至穆護歌末行

誤入項韓兵書第二三行間今爲移正取便讀者其空格闕
字則仍未敢率補清代坊刻隨筆卷九闕五胡亂華一則三筆
卷三闕北狄俘虜之苦一則卷五闕北虜誅宗王一則蓋當時
深諱胡虜等字刊者懼罹禁網故概從刪削又三筆卷七唐昭
宗恤錄儒士一則坊本移入卷五均非洪氏舊第其竄亂脫漏
殆更甚已民國紀元二十三年十月海鹽張元濟

四部叢刊續編

容齋隨筆五集

(83073)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初版

每部十二册定價大洋伍元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台北科技大學圖書館



3101096